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鄭緇衣第五疏

鄭國名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應劭注宣王母弟友所封史記索隱引

世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注棫林與拾皆舊地名自封桓公乃名爲鄭愚案秦紀晉悼公追秦軍渡涇至棫林今與拾皆無考一統志陝西華州北故鄭城也其鄰縣之閩鄉漢湖縣古爲胡國韓非子鄭武公戮關其思而滅胡卽其地蓋漢武帝嫌胡名始加水旁此故鄭事也漢志臣瓚注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辭國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上是以爲鄭桓公地理志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一統志河南新鄭縣西故鄭城也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鄭天宿斗衡地理志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陔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皆齊說魯韓蓋同

詩國風

緇衣疏

毛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箋父謂武公父桓公

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禮緇衣云好賢如緇衣鄭注緇衣詩篇名也其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鄭注禮時治三家詩知三家皆以此詩為美武公無異說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

疏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

之位焉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齊詩緇衣首章文與毛同見馬瑞辰云周官典命凡甸冠弁服後鄭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諸侯以為視朝之服引詩緇衣為證論語緇衣羔裘邢疏謂朝服也是緇衣本諸侯視朝之服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內臣于王其居私朝仍服其諸侯之朝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傳云卿士聽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為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私朝對公朝言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又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今之諸廬也蓋謂館為九卿治事之公朝並未言館即私朝也館為公朝故下文又云還乃還於私朝也正義合而一之因謂天子之朝皮弁服退適諸曹服緇衣誤矣古者諸侯之卿大夫有二朝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是也天子之卿大夫制亦

當有二朝玉藻揖私朝輝如也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是卿大夫有私朝之證至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正韋注所云君之公朝不可謂卽治家事之私朝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事有當告者乃入也以此推之知天子之卿大夫在外朝有事尚當入告似不得先釋朝服而易緇衣也且玉藻又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退謂大夫退於家釋服謂釋朝服也以此推之知天子於卿大夫未退尚不釋朝服則卿大夫當天子未釋服以前不得先服緇衣明矣又案羔裘與緇衣相配召南羔裘詩上言羔羊之皮下言自公退食知諸侯之大夫退朝時尚服朝服之緇衣則知天子之卿士未退時不得釋朝服之皮弁矣緇衣指在私朝言適館指在公朝言還則還於私朝首言緇衣蓋指末朝君之前先與家臣朝於私朝而言次言適子之館蓋指朝君後退適公朝而言至望其還而飲食之所以明好之深望其退而休息也正義誤以館爲私朝因謂適諸曹改服緇衣失之愚案馬說精審詩意禮經一一吻合說文緇下云帛黑色宜下云所安也官命有德服以章之賢則曰宜否則曰不稱唯其人也敝願改爲欲其久服予者探君上之意而詠歌之合觀下文解衣推食皆出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粢兮 傳適之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

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馬瑞辰云公羊定四年傳何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使大夫為治其國是諸侯入仕王朝更授采地說與傳合公羊襄五年傳何注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故傳謂之采祿箋謂自館還在采地之都乃釋詩還字非謂授粢即授以采祿也正義謂授即授以采祿誤矣說文館舍也餐吞也授粢猶授食即論語君賜食之類諸侯仕王朝者居當與王宮相近不必定居采邑箋以為還在采邑之都亦誤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疏

傳好猶宜也箋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注魯說曰蓆大也韓說曰蓆儲也敝予又改作兮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疏傳蓆大也箋作為也○蓆大也者釋詁文魯說也郭注詩

曰緇衣之蓆兮蓆儲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說文蓆廣多也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疏毛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莊公

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三家無異義左桓五年傳鄭伯使祭足勞王杜注祭足卽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愚案詩人感於君國之事託爲男女之詞稱曰仲子無直呼其名之理當是祭封人名足仲爲其字也春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云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則杜誤顯然矣後漢郡國志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一統志今長垣縣東四十里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疏

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

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此詩託爲莊公距仲之言請無踰我里而折我親樹之杞喻封段於京猶種杞也據左傳封段時仲固諫箋引公子呂語殆由誤記胡承珙云詩言杞者七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皆當爲枸欏惟將仲子傳云杞木名據陸疏云杞柳屬蓋卽孟子之杞柳後世謂之榲柳本草衍義云榲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杞木所由別於枸欏也馬瑞辰云杞卽社所樹木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木正與傳里訓合蓋以杞本大而難伐喻段之大而難制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

可畏也疏箋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

母有言不得從也○說文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

父母而不為仲非不可念思然父母之言可畏故不女從耳當

時武公已歿迫於母命言父母者統詞耳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疏傳牆垣也桑木之眾也○

桑木之眾也蓋以比段之得眾所謂厚將得疏此桑及下檀皆以喻段傳

眾也孟子樹牆下以桑是古者桑樹依牆疏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疏傳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疏傳園所以樹木也檀疆朝

所謂多行不義也鶴鳴詩樂彼之疏之木○蓋以比段之恃強

園爰有樹檀是古者檀樹於園疏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

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疏毛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

說而歸之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三家無異義

叔于田巷無居人

疏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叔者

段字武姜溺愛莊公縱惡寵異其號謂之京城大叔從叔於京者類皆諛佞之徒惟導以畋遊飲酒之事而國人亦同聲貢媚詩之所為作也古者居必同里里門之內家門之外則巷道也巷與衙同巷頭門謂之闔周禮二十五家為里故說文里門曰闔二十五家相羣侶也亦謂之巷祭義而弟達乎州巷矣注巷猶闔也其里有別道亦曰巷蓋因地勢為之眾經音義引三蒼衙里中別道也說文闔里中門也里中而有門即別道之門故廣雅釋室又云闔謂之衙也其當道直殿之家蓋由於賜第馱馱擗穎猴嬰後來轉相倣倣里制漸廢巷亦成街此言叔既往田巷道為空居此之人闔其如無也左隱三年傳杜注開封府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有京縣故城漢志河南郡京縣一統志今滎陽縣東南二十一里

豈無居人不如叔

也洵美且仁

疏箋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案叔之為人

人以仁稱之新書修政篇所謂樂之者見謂仁也黃山云論語里仁為美仁止是敦讓意亦通

叔于狩巷無飲酒

疏傳冬獵曰狩箋飲酒謂燕飲也○馬瑞辰云狩為田獵之通稱于狩猶于田也

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疏劉詩益曰飲酒者宜好會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箋適之也郊外曰野

服馬猶乘馬也武有武節○陳奐曰公羊傳注禮諸侯田狩不過郊蓋諸侯苑囿當在近郊叔適野以都城之外為野也武者

謂有武容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

疏毛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孔疏叔負才恃眾必為亂階而公不之禁故刺之

案加大字以別於上章三家無異義

叔于田乘乘馬

疏傳叔之從公田也○釋文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嵩高傳乘馬四馬

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

疏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箋如組者如織組之為也在旁曰驂○執轡如組義具碩人兩驂

如舞者小戎箋驂兩駢也保氏注舞交衢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蓋謂驂馬安行如舞者之有行列從容中節也新序雜事五韓詩外傳二引詩二句歸美善御明魯韓義同中論賞罰篇言善御之可以為國外傳二言堯能使能者為己用又言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引二句皆推衍之詞

叔在藪注韓說曰禽獸居之曰

藪火烈具舉注魯烈作列疏

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列人持火俱舉言眾同心○禽獸

居之日藪者釋文引韓詩文蓋內傳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引韓詩傳同禽上多澤中可三字魯烈作列者張衡東京賦引詩作列衡述魯詩也陳喬樞云毛作烈訓為列古文借字三家今文本字澤虞疏文選李注三引詩並作列陳奐云列古冽字周禮作厲鄭司農注山虞典祀並訓厲為遮列即遮冽也詩假作烈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言遮冽山澤而以火焚之也禮

褻暴虎注魯說曰禮褻肉袒也暴虎徒搏也齊韓禮作臙獻于

公所注齊說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疏

傳禮褻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獻于

公所進於君也○禮褻肉袒也暴虎徒搏也者釋訓文魯說也孔疏引李巡曰禮褻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褻衣舍人曰徒搏無兵空手搏之詩釋文禮本又作袒齊韓禮作臙者說文臙肉臙也詩曰臙褻暴虎據爾雅作禮則作臙褻者齊韓本也馬瑞辰云袒褻與臙褻有別說文但褻也褻但也又曰羸者但也程者但也是去褻衣之袒當作但肉袒之袒當作臙今作禮袒皆借字說文袒衣縫解也段注即綻之本字公者莊公段從公獵故搏虎而獻之以示武勇鄭伯至暴虎漢書匡衡傳上疏文顏注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空將叔無狂戒其傷女注

詩三家義集卷五鄭

魯說曰**狃復也**疏復也者釋言文孔疏引孫炎曰狃快前事復

為也陳喬縱云傳狃習也箋訓狃為復蓋據魯訓戒其傷女者眾愛而戒之孔疏謂公恐其更然似非詩意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注韓詩曰兩驂雁行韓說

曰兩驂左右駢驂疏傳乘黃四馬皆黃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

言與中服相次序○釋言襄駕也呂覽愛士篇高注四馬車兩

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王引之云上者前也上襄猶言並

駕於前即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雁行謂在旁而差後即下章之

兩驂如手也胡承珙云說文駕馬在軛中也呂覽高注上猶前

也下武箋下猶後也是上為前下為後古有此稱上駕者言兩

服在前駕軛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陳喬縱云襄蓋驥

之借禮正義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詩並作兩服上驥兩

驂至駢驂文選曹植應詔詩注引薛君文引經明韓毛文同兩

驂在車左右承上兩服言之則駢驂與之相並而稍退後如飛雁之有行列也

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疏傳揚揚光也忌辭也騁

曰縱從禽曰送箋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已○胡承珙

云磬即磬折之謂禮凡言磬折者皆謂屈身如磬之折殺凡騁

馬時人之立於車中者身必稍曲向前故謂之磬孔疏今止馬猶謂之控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田乘乘鵠疏傳駢白雜毛曰鵠○釋文鵠音保依字作鵠

後人據詩文改之唐石經及五經文字爾雅皆作鵠說文鵠黑馬驅白雜毛今說文無此字陸氏尚及見之故詩音義亦云依

字作鵠毛特借鵠為鵠耳**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疏傳馬首齊也進止如御者

佐助也○馬瑞辰云齊者等等者同也同即如也此與下句兩驂如手皆以人身為喻言兩服前出如人之首兩驂稍次如

人之手變如言齊者錯文以見義也傳以為馬首齊失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

罕忌抑釋搦忌抑鬯弓忌疏傳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搦所以覆

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胡承珙云此詩自是宵田用燎初獵之時其火乍舉正獵之際其火方揚末章獵畢

將歸持炬照路火當更盛故曰阜也慢釋文作嫚陳奐云古侮嫚作嫚隋慢作慢其義皆不訓遲字當作趨說文趨行遲也因

之凡遲皆可以謂之趨罕希釋詁文說文搦所以覆矢也左傳作冰昭十二年傳杜注冰箭箠其蓋可以取飲今釋之以覆其

矢也鬯讀為韞此假借也小戎傳韞弓室也弓室謂之韞亦謂之發又謂之韞左傳右屬橐韞又謂之韞禮記帶以弓韞皆是

物也蓋韞弋本藏弓之器因之受藏於韞曰韞猶受藏於弋曰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注齊說曰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母又曰

慈母望子遙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疏毛序刺文公也高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

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

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箋好利

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春秋閔公二年

經書鄭奔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即其事也漢書古今人

表鄭高克與公孫素同列第七等或以傳公子爲公孫之譌焦

循云公子素即僖二年帥師入滑之公子士素士一聲之轉說

皆可通清人至慈母易林師之睽文觀之升遜之鼎同慈母至

悲苦豐之頤文咸之旅同皆爲高克事作齊說也詩蓋從克之

軍人所作據易林清人高子知克亦清邑之人故率其同邑

之眾屯於衛邑彭地越境屯兵故云外野現魯韓無異義

清人在彭駟介旁注三家旁作駟疏鄭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

鄭之郊也介甲也箋清

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駟四馬也。水經潛水注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故杜預春秋釋地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彭者河上地名左哀二十五年傳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封彌子彌子瑕食采于彭為彭封人蓋衛邑而與鄭連境故克帥眾在此防狄渡河駟介四馬被甲也廣雅旁旁盛也三家旁旁作駟駟者說文駟馬盛也引詩四牡駟駟段二注謂駟介為四牡盛也當作盛貌旁旁作駟駟三家異文二

矛重英河上乎朝翔疏也各有畫飾。馬瑞辰云考工記言車六等之數有酋矛無夷矛說文矛酋矛也兵車所建長二丈是知兵車所建惟酋矛耳魯頌二矛重弓箋云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則此詩二矛亦謂酋矛有二非兼言夷矛有英飾裘之飾為英矛之飾亦為英其義一也魯頌謂之朱英傳朱英矛飾也蓋刻矛柄而以朱畫之此疏以朱英絲纏彼疏謂以朱染為英飾皆非也胡承珙云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蕩畫函干寶注亦云英刻畫也箋正以畫飾申傳英飾今案胡說引周禮英蕩以證英飾即畫飾可補孔疏之略重者纏之段借說文纏增益也又曰矛象形段注直者象其秘左右蓋象其英是重英宜謂矛有重飾二章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謂矛柄近上及矛頭受刀處皆懸毛羽以為飾亦謂凡矛各有重飾是知此箋各有畫飾之語特釋英字非釋重英孔疏

乃謂二矛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失之胡云詩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矛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為重亦誤以重為二矛之飾相重累矣載驅傳云翱翔猶彷彿也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注**韓喬作鵠**疏**傳消河上地也

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重喬者傳累荷也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喬作鵠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說文雉十四種其二喬雉鵠走鳴長尾雉也釋木句如羽喬知木之如羽者得名為喬是知喬本為羽飾之名矣箋訓懸毛羽者正本韓詩讀喬為鵠以鵠羽為飾因名喬耳范家相云重鵠者重施雉羽於矛之室

題也河上乎逍遙**注**韓逍遙作消搖云逍遙也齊說曰清人逍遙未歸空閒又曰逍遙不歸思我慈母**疏**逍遙也者文選南

傳文駟作外知韓詩文作逍搖者說文無逍遙字字林有之見張參五經文字序文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云消搖逍遙也即本韓詩訓義清人至空閒易林无妄之旅文逍遙至慈母引見上蔡邕青衣賦河上逍遙邕用魯詩知魯齊文與毛同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疏**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案君子陽陽傳陶陶和樂貌此因在師中易

其文猶暢
樂意也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注三家抽作搯疏

傳左旋講兵
右抽抽矢以

射居軍中爲容好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
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
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三家抽
作搯者說文搯下云拔兵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搯三家
文也孔疏左成二年傳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爲將在
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
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明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
矛車人御車不在左也王夫之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
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紉而
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理大馭掌
馭玉路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其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嚮中
也馭犯軼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軼如
王路之儀則天子卽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鞏之戰齊侯親將
逢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
此將居左之明證然則左旋右抽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
車回旋演戰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
先弓而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
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胡承珙云左僖三十三年傳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蓋惟御者居中故左右下左宣十三年
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鼓皆足爲

御在車中之證故詩疏惟據鞏之戰以為卻克在鼓下而居中
 解張有左輪朱殷之言而居左然將執旗鼓豈必鼓定在中解
 張之左輪朱殷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耶且是戰也韓
 厥因夢避左右而代御居中杜注因有自非元帥御皆在中之
 說近於因文牽就非有明證總之此詩左右中本不可以一車
 言之傳云居軍中為容好則以中軍為軍中猶中谷即谷中之比
 並未嘗以中軍為將故左右亦必非車左車右之謂王氏謂左
 旋右抽為戎車回旋演戰之法申毛甚確此即居軍中為容好
 也馬瑞辰云王胡二說甚確然以左旋為戎車之左旋猶誤以
 箋說為傳說也攷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史記齊世
 家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
 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左僖三十三年傳重耳曰其左執
 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所謂左右皆指君及將之左右手
 是知詩云左旋右抽亦謂將之左右手也旋車曰旋旌旗之指
 摩亦曰旋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摩也从扌疋疋足也古者將
 執旗鼓公羊宣十三年傳莊王親自手旌麾軍旌即旗也則左
 旋者謂將左手執旗指麾以相周旋教其坐作進退之節故傳
 以左旋為講兵與說苑尊賢篇云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
 擁旗披堅執銳回旋十萬之師語正相合非謂御者旋車也若
 右抽如三家詩作搯言拔兵刃則所該者廣不得如傳云抽矢
 已也左旋右抽皆即將在軍中作容好之事耳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疏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左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此詩言古君子立朝之義故起辭不堪三家無異義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注韓詩洵作恂韓說曰侯美也疏潤澤也

洵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

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

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即諸侯入為王朝之卿士者意謂

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

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樞云洵者恂之段

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為恂溱與洵洵訐且樂

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

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為君又為

美猶皇與烝為君又為美釋詁烝皇君也廣愚案洵直且侯

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為允彼

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

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珙云左襄

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蓋古人於此等以聲
 為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箋云忌讀如彼
 高之刃譏之聲如彼皆然各有所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
 揚之水汾沮洳椒聊侯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已汾沮洳彼其
 之子美如英韓外傳亦引作己是也若文選陸機吳趨行漢高
 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此毛詩恐皆韓詩之誤
 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此毛詩恐皆韓詩之誤
 黃山云毛固古文其或作本亦多與今文合如葛覃之刈卷耳
 之觥可證也此詩彼己蓋亦毛或作所有與韓同文是以吳趨
 行功臣頌注引為毛詩釋文於揚之水彼其下明言其音記詩
 內皆放此或作己亦同故此詩及侯人篇彼其不再著其異而
 左僖二十四年傳引侯人亦作彼己也胡謂此詩為韓本古文
 則舍命不渝注韓渝作偷疏傳渝變也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
 非舍命不渝注韓渝作偷疏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
 危授命之等○舍命不渝者傳渝變也箋舍猶處也王肅云舍
 受也胡承珙云舍猶釋也管子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史
 記徐廣注古釋字作澤周頌其耕澤澤爾雅作釋釋周禮鄭注
 舍即釋也士冠禮注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即舍命也蓋古有是
 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戴震詩攷正云考工記水有時以凝
 有時以澤澤李軌音釋澤與舍義並為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
 復命而後釋始終如一也案釋文舍音赦此因箋訓舍為處故
 為作音又云沈書者反是沈重意以舍為舍釋之舍矣然鄭雖

訓舍爲處而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是以命爲軀命之命外傳言崔杼劫盟晏子不從引此詩以美之新序義勇篇同蓋以舍命爲授命與鄭義合戴震用王肅之訓以爲受君命非也渝作偷者外傳二作舍命不偷馬瑞辰云渝古音如偷偷卽渝之假借猶山有樞篇他人是偷箋讀爲渝皆謂雖至死而捨命亦不變耳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疏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姚氏識名解云正義以君裘用純此詩裘飾異

皮爲臣之服引盧緣以豹皮爲祛裘也陸佃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引玉藻豹裘豹飾異文明飾非裘傳所謂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案飾義通用凡緣領緣裘緣履皆謂之飾豹自指裘祛而言裘惟有緣裘之制未聞有緣領者玉藻以豹飾爲君子之服亦指士大夫言未嘗專指人君之服也胡承珙云姚說是玉藻首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下乃言君子狐青裘豹裘羔裘豹飾之等其下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分析甚明故鄭注以君子爲大夫士正義以狐青羔裘君皆用純大夫士雜以豹裘豹飾爲異卑雅引管子篇度上今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飾正可證豹飾爲人臣之服而以爲非古過矣孔甚釋言文愚案箋意首章指諸侯故云諸侯朝服二章指上大夫故云豹飾三章指列大夫所云刺朝者統王朝諸侯朝言之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疏傳司直也○馬瑞辰云呂覽自知篇湯有司直之士高注司直也直正也正其

過闕也漢書東方朔傳以史魚爲司直是古有司直之官愚案上章洵直是君子之直己此章司直言君子能直人也新序節士篇及外傳二舉楚石奢齊顏涿聚魏解狐三事引詩邦之司直並推衍之詞明魯韓毛文同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疏**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眾意○孔疏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愚案此章指列大夫故云三

英疏說是也上二章次句皆指人言則以三英指裘飾者非是三德眾說紛紜莫衷

一是亦斷從孔疏**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注**魯彥作嘑說曰美

士爲嘑**疏**傳彥士之美稱○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郭

彥今本作彥說文彥部彥美士有彥人所言也从彡厂聲是作嘑者魯說也今本作彥後人從毛改之外傳二言蘧伯玉之行

外傳九言楚有善相人者能相人之友並引彼己之子二句明韓毛文同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疏**毛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三家無異義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疏**傳遵循路道摻擊祛袂也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

而留之。○馬瑞辰云說文操把持也。擗撮持也。二字義同。慘疑
爲操字之譌。故傳訓爲擗。據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遵大
路兮攬子祛。則三家詩有作攬者。攬卽擗字之俗。故傳以慘爲
擗。魏晉間避武帝諱。凡從臬之字多改。从參八分臬字多寫。从
參形近。易誤。北山詩或慘慘畏咎。釋文慘本作燥。抑詩我心慘
慘。張參五經文字作燥餘。如勞心慘兮。憂心慘慘。並當爲燥。是
其類也。廣雅釋言。慘操也。蓋其時操多假作慘。故遂以操爲慘
耳。此詩正義云。以慘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擗也。又引說文
慘參聲。斂也。操臬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據廣雅釋詁。奉持也。
是正義引說文操奉也之訓。亦以與執共文作操爲近。但未能
確定。慘爲操字之借耳。說文玉篇皆無慘字。蓋因魏晉間慘操
不分。淺者誤刪其一。詩正義引說文操奉也。與二徐本訓爲把
持。詞亦微異。正義引喪服云。袂屬幅。祛尺二寸。則袂是祛之本
祛是袂之末。愚案說文祛衣袂也。袖袂也。袂袖也。此渾言之。釋
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伸也。祛虛也。袖由也。手所
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說文祛下又云。一曰祛裏也。裏
者裏也。裏下云。裏也。裏下云。俠也。俠挾字。通國語韋注在掖曰。
挾證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祛正在肘上掖下。切
近胸前可裏裏人物之處。與祛虛也之訓相合。是祛通掖下。至
袂末言之。袂以屬幅於衣。反屈至肘盡於袖口。言袖以手所由
出入。言毛詩散文。無我惡兮不逮故也。疏傳逮速也。箋子無惡
通稱不爲定詁。

無我惡兮不逮故也

疏傳逮速也。箋子無惡
我擗持子之袂我乃

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陳奐云：速，釋詁文說文。寔意之速也。寔疾也。寔，同聲疾。速，同義。速，訓疾。又訓召。行露傳：速，訓召。此傳速，奮訓為召。不寔，故發舊也。謂吾君不召，故舊之人也不寔。好好愛好也。謂吾君不召而愛好之也。唐羔裘維子之故。維子之好，故為故舊。好為愛好。其義當同。此所以刺莊公失道，不能用君子。君子去之，而不可留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疏傳：醜，棄也。箋言執手者，思

望之甚醜，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王引之云：二章路字當作道，與手醜好為韻。凡詩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第一句先變韻。齊詩還次章以道與茂壯好為韻。正與此詩同。孔疏：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異耳。釋文：醜本亦作馱。又作馱。市由反。說文：支部云：馱，棄也。引詩作無我馱兮。與毛義合。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疏毛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易林：豐之艮，雞

鳴，同興思配。无家執佩，持鳧莫使致之。漸之鼎，同此无家而思。配用意不同，而引經義合。知齊詩說與毛不殊。魯韓無異義。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疏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畱色也○馬瑞辰云昧旦猶昧爽說文昧爽旦

明也賸粗作从日見一一地也日始出地猶未大明故許以旦

釋昧爽吻昧雙聲通用漢郊祀志吻爽即三倉解詁云眇明也

說文吻尚冥也昧字注一曰闇也昧旦為未大明貌故為將旦

之稱列子湯問篇將旦昧爽之交是其證矣古者雞鳴而起昧

爽而朝內則成人皆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未冠笄者昧爽

而朝皆昧旦後於雞鳴之證女曰鷄鳴者警其起也士曰昧旦

言已為將明之時有不止於雞鳴者與齊詩雞既鳴矣朝既

盈矣同義孔疏謂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起之常節失之

子

興視夜明星有爛**疏**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星尚爛爛然早

於別色時○馬瑞辰云釋天明星謂之啟

明此詩明星及東門之楊明星煌煌皆謂啟明之星啟明為大

星故傳言小星已不見耳子謂君子自此以下皆女謂士之詞

將翱將翔弋鳧與雁**疏**傳聞於政事則翱翔習射箋弋繳射也

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雁以待賓客為燕

具○釋名翱敖也言敖游也翔佯也言仿佯也君子夙興則治

政事政事之暇閒游習射弋鳧雁為燕賓之具蓋古人無時不

學射即游藝之方說德樂賓罔非勤政之助呂覽功名篇高注

弋繳射之也引詩弋鳧與雁季春紀注淮南時則訓注說山訓

注引詩同明魯毛文同

說文繳以生絲為繩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五鄭

左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疏傳宜肴也箋言我

弋之鳧雁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宜乎我燕樂賓客

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詩弋字宜字承遞而下言

者語詞方言弋不得即言加豆蘇氏詩傳引史記微弓弱繳加

諸鳧雁之上以釋此詩加字是也傳宜肴也孔疏宜肴釋言文

李巡曰宜飲酒之肴也是魯詩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注魯說曰

舊注之文較毛傳更為明瑋

大夫士曰琴瑟疏○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卿大夫御琴瑟未嘗離於前下引魯詩傳與天子食日舉樂諸

侯不釋懸連文白虎通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與魯

傳文合足證琴瑟乃與賓客燕飲之樂器禮曲禮篇君子無故

也子謂賓客也所

也宜乎我燕樂賓客

也傳宜肴也

也孔疏宜肴釋言文

也魯詩

也魯說曰

也舊注之文較毛傳更為明瑋

也大夫士曰琴瑟

也卿大夫御琴瑟未嘗離於前下引魯詩傳與天子食日舉樂諸

也侯不釋懸連文白虎通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與魯

也傳文合足證琴瑟乃與賓客燕飲之樂器禮曲禮篇君子無故

此詩言莫不靜好者即謂此飲酒之賓主無災

患喪病之故而莫不安好也抑柏舟傳靜安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

之雜佩以報之注三家說曰佩玉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

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疏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問遺

也箋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

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
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
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順謂與己和順好謂與己同好○
王引之云來讀爲勞來之來釋言勞來勤也大東詩職勞不來
傳來勤也正義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云杖杜以勤
歸卽是勞來是古者相謂恩勤爲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
義相因也佩玉至其閒玉府鄭注引詩傳文賈疏以爲韓詩傳
案大戴禮保傅篇蔥作雙嬪作玼其閒下有琚瑀以雜之五字
盧辯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衝在中牙在旁納于衡璜衝牙之閒
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所言
佩玉之制與鄭引詩傳同而說較詳其琚瑀以雜之之語與詩
言雜佩尤合是齊說所本也鄭於詩兼通三家唐時齊魯詩亡
故賈氏止據所見韓詩傳爲證耳續漢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
與玉府注同而多琚瑀以雜之五字蔡習魯詩知魯說不異是
衡璜衝牙爲佩玉之大名其中雜貫以琚瑀乃爲雜佩與毛傳
渾指玼璜琚瑀衝牙之類異馬瑞辰云玉藻佩玉有衝牙鄭注
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三禮舊圖云衡長五寸博一寸璜徑
二寸衝牙長三寸皆以衝牙爲一玉盧辯云衝在中牙在旁皇
侃說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謂衝牙爲二玉又誤以璜
爲牙失之順者發言中理我必順從好者情意相保罔不同好
孔疏曲禮凡以苞苴篚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
左傳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遣人物謂之問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疏毛序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

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

突○案昭公辭昏見逐備見左傳隱八年如陳逆婦媯詩所為

作三家無異義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注魯舜作舜疏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

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錢澄之云上四句言

忽所娶陳女徒有顏色之美服飾之盛下二句盛言齊女之美

且賢以刺忽之不昏于齊箋說非馬瑞辰云有女同車實陳親

迎之禮謂忽娶陳女也下言彼美孟姜乃慕齊女德美之詞故

言彼美以別之下章倣此愚案錢馬說是同車者鵲巢篇一章

襖不令人見也舜華者舜消借字魯作舜者呂覽仲夏紀高注木堇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舜詩曰顏如舜華是也淮南時則訓注趙將朝將翔岐孟子章句十三說文草部引詩同明魯用正字

佩玉瓊琚疏 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孔疏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王逸楚詞章句序引此詩二句明魯毛文

同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疏** 傳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孔疏

上林賦妖冶閑都亦以都為閑也彼美孟姜指齊女言齊侯兩次請昏詩人但泛指之不必泥視即鄭女是文姜亦視其夫家檢制如何耳賢否豈有定乎左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韓起子旗賦有女同車杜注取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注魯將作鏘疏 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將將鳴玉而後行箋女始乘車婿御輪三周御者代婿不忘者後世傳

其道德也○魯將作鏘者王逸楚詞九歌注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白虎通衣裳篇婦人佩其緘縷亦佩玉也引詩四句誤作將將當據楚詞章句改正列女楚白貞姬傳張湯母傳引詩彼美孟姜二句明魯毛文同德音不忘者宋呂祖謙讀詩記引長樂劉氏云德音謂齊侯請妻之德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蓋忠於昭公者憫其失大國之援懼將來之不安其位而益追想

齊侯之德意
爲不可忘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

疏毛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三家無異義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疏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

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段

玉裁云說文扶扶疏四布也从木夫聲扶之言扶也古書多作

扶疏同音段借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垂條扶疏楊雄傳支葉扶

疏注扶疏分布也劉向傳梓樹上枝葉扶疏上出屋呂覽樹肥

無使扶疏是則扶疏謂大木枝柯四布疏通作胥亦作蘇鄭風

山有扶蘇毛意山有大木隰有荷華是爲高下大小各得其宜

後人以鄭箋混合而改之胡承珙云佩觿引山有扶蘇與扶持

別是經字本亦作扶埤雅引毛傳扶蘇扶胥木也是所見本尙

無小字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宜彼羣木桐梓扶櫛及彼白梓

是扶自爲木名緩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扶蘇卽扶木耳愚

案管子之扶說文扶下不錄亦不見於爾雅深所不解而此木

之由扶疏四布受名其義可推而得之今亦不能定爲何木但

知是犬木耳卽謂扶蘇是扶木亦未爲非也黃山云扶與搏通

淮南道應篇扶桑受謝墜形篇作暘谷搏桑說文扶扶搏皆防無切同音相段搏下云搏桑神木日所出也扶疏卽搏桑二字之變文明爲大木齊表東海地近暘谷故管子言木及之說亦近是荷華本陂澤所生與山生大木正高下合宜之喻箋謂以興用臣顛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齊說曰視暗不明雲蔽日光倒誤矣

不見子都鄭人心傷魯說曰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疏子傳

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視暗至心傷易林蠱之比文言鄭君視暗不明在朝非無子都特不見耳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是有所見而以爲子都不知其非見子都乃見狂且也則所謂狂且者安知非子都乎趙岐孟子章句十一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亦引此詩二句明齊魯毛文義並同子都狂且以好醜爲君子小人之喻不指好色言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注魯說曰游龍鴻也

齊說曰思我狡童不見子充疏傳松木也龍紅草也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游龍猶放縱

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
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人之好忠良之人
不往觀子充乃反往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橋喬古通作
言高松也山隰亦高下合宜之比游龍鴻也者淮南墜形訓高
注文引詩曰隰有游龍陳喬縱云釋草紅龍古其大者藟舍人
注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藟龍即龍之段借故毛傳亦云龍紅草
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廣狎
鴻龍頡馬蓼也鴻紅同音龍頡亦即龍古之聲轉子充者子男
子之美稱孔疏充實也言其性行充實故曰子充孟子云充實
之謂美子都謂容貌之美子充謂性行之美也狡童者傳昭公
也思我至子充易林隨之大過文云思我狡童是齊說亦指昭
公不以爲刺小人下狡童詩序云刺忽傳謂昭公有壯狡之志
則以狡童指昭公乃古義相承如此齊說釋詩
蓋言不見善人相輔惟見狡童孤立於上而已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蓍兮

疏毛序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三家無異義

蓍兮

風其吹女**疏**傳興也蓍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

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說文蓍下云草木凡皮葉落隨地爲蓍梲下云木葉墜也讀若薄玉篇

巢與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籜同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也箋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為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賡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兄仲叔季弟枝傳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彊為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為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妣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引此詩四句明魯毛文同妻道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籜兮籜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傳漂猶吹也要成

賦注漂搖蕩之也釋文漂本亦作飄呂覽簡選篇注要成也

籜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毛序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箋權臣擅命祭仲專也○三家無異義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疏傳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

受之故云然○錢大昕云古本校當為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為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為狡獪也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止是幼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樸不以為嫌胡承珙云狡狡佼三字古通月令養壯佼呂覽作壯狡詩碩人箋長麗佼好還箋猗嗟箋昌佼好貌月出佼人僚兮釋文並云佼本作狡童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狡美天下之傑也據此則箕子以狡童目紂者亦止為形貌佼好之稱明甚且此傳云壯狡之志則又非徒形貌高注呂覽云壯狡多力之士是壯狡與雄武意略同昭公志在自奮而所與圖者非其人故惟有壯佼之志而闇於事機終將及禍愈使人思其故而憂之至不能食息焉然則謂傳以狡童目昭公為悖理者皆不達古人文義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疏傳憂懼不遑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疏傳不與賢人共食祿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疏

傳憂不能息也○說文息喘也不能息謂氣息不利也昭公少立威望意似有為然祭仲善為謀而不能用視其擅權而

不能制知高渠彌之惡而不能去厲公偪居櫟而不能討任用非人忠賢扼腕蓋知其危亡在即而未如之何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裳疏

毛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胡

承琪云春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夫突為奪

正忽為復正與序云思見正者合然則所謂狂童指突而言耳

子惠思我褻裳涉溱疏

傳惠愛也溱水名也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國有突篡國之

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何

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褻裳涉溱所以合為下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名為衣何上兼下也據此魯毛文同

釋文褻本或作騫說文褻下衣袴也摳下云摳衣也从手褻聲則褻騫皆摳之借字說文溱下衣水出桂陽臨武入沅从水秦

聲溱下云水出鄭國从水曾聲水也注同明今經字誤紀要云溱水出密縣境一名鄩水東北流至鄭縣界與洧水合溱有

水淺處可涉故子產以乘輿濟人正義以為設言示以告難之疾意非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

之狂也且疏

後傳狂行童昏所化也箋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

不我思不思我也與能不我知既不我嘉同一句例豈無他人
言尚有他國可求也其時諸國謀納鄭突故左傳桓十五年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
伐鄭黨突攻忽詩甚言狂童之狂恣行為亂冀動大國之聽速
其興仁義之師耳楊雄逐貧賦引豈無他人呂覽求人篇高注引子不我思二句明魯毛文同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疏

傳洧水名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城縣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

潁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注云陽城山馬領之總目紀要洧水出河南登封縣北陽城山逕禹州密縣又東流至新鄭縣合溱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疏

傳士事也箋他士猶

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孔疏引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左襄二十六年傳晉韓宣子聘于周自稱晉士起是本義當稱士即託為士女之詞稱士亦合不必如傳讀士為事故箋易之也呂覽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使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為之詩者為之歌詩也左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宣子大國執政故聞而知做善其能賦子產事當在前是兩次歌詩皆

有益於國而爲此詩者深憂君國奔走叫號無裨時事以世無霸主故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疏**毛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箋昏姻之道謂嫁取之禮○三家無異義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疏**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而貌丰

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陳奐云豐滿也當作貌愚案釋文丰方言作姪攷郭璞方言注姪言姪容也說文

丰下云草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也玉篇姪容好貌是丰乃古文借字雄習魯詩今文作方言用姪字此詩從魯必作姪時無

文以證耳巷即門外**悔予不送兮****疏**傳時有違而不至者箋悔之里涂詳叔于田注

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坊記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

不至者不送即不至婿親迎婦隨至有似於送故不至以爲不送也戴震云時俗衰薄婚姻而卒有變志非男女之情乃其父

母之惑也故託爲女子自怨之詞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己之不得自主而意終欲隨之也凡後世婚姻變志皆出於父母不出

於女子詩言迎者之美固所願嫁也必無自主不嫁者此託爲女子之詞正以見惑由父母耳胡承珙云荀子富國篇男女之

合夫婦之分婚姻媾內送逆無禮注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
逆親迎也春秋言致女者即以女授婿之謂此女悔其不行故
託言於其家之不致非自謂其不送男
子也愚案胡曲為送字幹旋說亦可通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疏傳昌盛壯貌將行也箋

近邊者將亦送也○胡承珙云詩先言巷後言堂孫毓以為門
側之堂是也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正義周禮二十五家為閭
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故云有塾釋宮衙門謂之閭門
側之堂謂之塾二句連文郭注以閭為衙頭門以塾為夾門堂
是也一里之巷巷外有門門側有堂親迎者既出寢廟之門姑
俟乎里中之巷繼俟乎巷首之堂次第分明不必從鄭改堂為
棖亦不得同王
謂堂在寢也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注齊魯褻作綳

疏傳衣錦褻裳嫁者之服

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
服也士妻紵衣纁袖○齊魯褻作綳者禮王藻鄭注詩云衣錦
綳衣裳錦紵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陳喬樞云此所引詩
作綳與毛異與劉向引碩人詩作綳衣合者蓋齊魯今文同為
綳字也愚案陳說
是詳見碩人詩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疏傳叔伯迎己者箋言
此者以前之悔今則

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陳奐云謂壻之從者也
迎己者不止一人故或呼叔或呼伯旄丘叔伯為大夫稭兮叔
伯為羣臣則此叔伯義與之同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疏歸謂于歸其家上
言與行此言與歸

願從終親
迎之禮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注齊說曰膏之蠶茹蘆在阪禮義不行與我心反疏毛序
刺亂

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案詩無奔意蓋以世風淫亂
已獨持正故序云刺耳東門至心反易林賁之鼎文此齊說言
亂世禮義不行與我心相違反也魯韓無異義

東門之墠茹蘆在阪注韓說曰墠猶坦也疏傳東門城東門也
墠除地町町者茹

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蘆在
阪箋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
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孔疏本墠作壇釋文同封土曰
壇除地曰墠此壇字讀音曰墠今毛詩定本作墠依齊韓詩改

也。墀猶坦也。者華嚴經音義上引韓詩傳文陳喬樞云毛傳除地町町言除地使之平坦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荆軻之闕謂夷其里若平地也。墀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空墀猶言空坦也。愚案說文墀下云野土也。坦下云安也。言其地平安無險阻也。阪下云坡者曰阪釋草茹蘆茅蒐孔疏引李巡云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疏云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郭璞謂卽今之蒨。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疏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草是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遠箋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己而不來則爲遠。邇近釋詁文其室謂善人居室卽在東門非不邇也。其人謂善人以禮自持甚覺其遠淮南說山訓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注詩所謂室邇人遠知魯毛說合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厓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借此語以表求賢之誠言其可望而不可卽與詩女求男之意相同或遂執以爲此詩別義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注韓踐作靖云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

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疏傳栗行上栗也踐淺

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釋文行道左襄九年傳晉伐鄭斬行栗傳卽依左立訓踐淺也者卽側

陋之意賢士之室不以貧敝為嫌有淺猶淺淺也句例與有洗
有榻同陳喬樞云曲禮曰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踐讀曰善正
義踐善也言卜得而行事必善也然則踐義可依韓訓善踐作
靖也者御覽九百八十四藝文類聚八十七白帖九十九事類
賦二十七引韓詩文類聚引善或誤樂慕善心切願得為其室
家足見此女之賢欲嫁不由淫色有靖家室猶今諺云好好人
家豈不爾思子不我即疏傳即就也箋我豈不思想女乎女不
也言我豈不思為爾室家但子不來就我以禮相迎則我無由得往耳此女以禮自守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疏

毛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三家無異義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注

三家淒作潛疏

傳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箋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孔疏淒淒寒涼之意淒淒者說文潛寒也詩曰風雨潛潛蓋三家異文玉篇潛

下亦引詩風雨潛潛廣韻十四皆潛戶皆切風雨不止即釋此詩風雨潛潛之文篇韻所引蓋出韓詩說時齊魯皆亡也既

見君子云胡不夷注魯說云夷喜也疏

傳胡何夷說也箋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夷喜也者王逸楚詞九懷注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乃云胡不夷之誤文
明魯說訓夷為喜與末章義同我心則夷乃云胡不夷之誤文
左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游
賦風雨杜注取其既見君子胡云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注**三家膠作嘒傳瀟瀟暴疾也膠膠猶

文無瀟字有瀟字云水清深也廣韻屋蕭韻皆有瀟無瀟字毛
詩風雨瀟瀟是淒清之意入聲音肅平聲音修在弟三部轉入
弟二部音宵俗誤為瀟見明時詩經舊本作瀟瀟為是羽獵賦
飛廉雲師吸鼻瀟率西京賦飛罕瀟箭流摘擣撮思玄賦迅焱
瀟其騰我舊注瀟疾貌與毛傳瀟瀟暴疾也意正相合陳奐云
瀟瀟猶肅肅也小星傳肅肅疾也暴亦疾也終風傳暴疾也玉
篇淑先篤切淑淑雨聲古夙聲肅聲相通淑淑即瀟瀟也膠作
嘒者廣韻引詩曰雞鳴嘒嘒玉篇嘒古包切雞鳴也喞下引說
文云喞嘒也是三家作嘒
嘒正字毛詩作膠膠借字**既見君子云胡不嘒****疏**陳奐云愈古
字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疏**傳晦昏也箋已止也雞不為如晦而止
不鳴○陳奐云如猶而也公羊傳僖十

五年晦冥也爾雅所謂霽也愚案辨命論云詩云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廣宏明集云梁簡文於幽縶中

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如此命也如何南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文選陸機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皆與此詩正意合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

毛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箋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魏武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雖未明指學校並無別解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于今北史大甯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攬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宋朱子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宏菁莪之樂育皆用序說三家

無異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疏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畱彼去故隨而思之

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案釋文衿本亦作襟釋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風寒也最與衿義合而說文無襟字衮下云大

被與衿畧同而義迥殊紵下云衣系也釋名紵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此為衣系義所專衿下云交衽也衽下云衣衿也玉藻衽當旁是謂裳際之衽玉篇衽裳際也衣衿也又為裳際義所奪衿紵雖亦通衿不能竟指為衿也釋器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李巡曰交背衣領之襟襟文出爾雅古書見釋文亦作本塙為此詩正字說文遺之耳領以壅領也亦言總領衣體為端首也顏氏家訓云古有斜領下連於襟故謂領為衿也孔疏衿是領之別名故傳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二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子謂學子悠悠我心者不得見而思之長也

魯嗣作詒魯說曰詒遺也詒我德音也疏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

舞之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嗣作詒者釋文引韓詩文又釋之云詒寄也曾不寄問也箋用韓說馬瑞辰云詒遺古通用虞書舜讓于德弗嗣史記集解引今文尚書作不怡是其證詒遺也詒我德音也者王逸楚詞九章惜誦篇注文遺也下有詩曰二字而無其文陳喬樞云必是引魯詩子寧不詒音而釋之曰詒我德音也今本或傳寫脫落詩句案陳說甚塙

今補正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疏傳佩佩玉也士佩瑤珉而青組綬不

來者言不一來也。○孔疏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玉藻士佩瑤珉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馬瑞辰云往來卽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之謂

挑兮達兮

疏

傳挑達往來相見貌。○孔疏城闕雖非居止之處

此則正義本傳文無相見二字釋文挑達見貌見字當亦後人所添挑與佻同小徐說文本引作挑兮初學記十八引詩亦作佻大東佻佻公子釋文引韓詩作嬋嬋往來貌毛彼傳作佻佻獨行貌並謂其避人游蕩獨往獨來二義相足也挑達又作安達說文安滑也達行不相遇也並引說文滑與行不相遇兩義皆孔疏獨往獨來之義

在城闕兮

疏

傳乘

見闕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孔疏引釋宮觀謂之闕云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馬瑞辰云闕者孰之段借說文孰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孰从章章象城臺之重兩亭相對也今案孰爲重城象兩亭相對兩亭卽內外城臺也蓋古諸侯之城三面皆重設城臺惟南方之城無臺其城缺然故謂之孰借作闕公羊定十二年何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說文城缺

南方義合周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春秋傳謂之曲縣軒城猶軒縣曲縣也其形闕然而曲城闕即南城缺處耳孔疏既謂闕非城之所有又謂城之上別有高闕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疏非也公羊疏疑為城墉不完則更誤矣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陳奐云不見禮樂也不見禮樂一日如三月之久是禮樂不可一日廢此即上二章厚望學子來習之意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疏毛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三家無異義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疏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

楚乎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

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嚴粲引曹氏曰忽突爭國子儀子亶更立至莊十四年忽等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

猶有八人不得為鮮蓋昭公兄弟雖眾無與同心者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女疏傳廷誑也○說文誑欺也廷往也春秋傳曰子無我廷誑廷音近故廷又為誑之假借

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疏傳二人同心也箋二人者我身與女忽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注齊說曰鄭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營

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疏毛序閔亂也公

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亶子儀各一也○男女至風也漢書地理志文此齊說詩乃賢士道所見以刺時而自明其志也魯韓當同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疏傳如雲眾多也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鄭城西南門為溱洧二水疏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疏傳思不存乎相救急

箋匪非也此如雲者疏縞衣綦巾疏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皆非我思所存也

也箋縞衣綦巾已所為作者之妻服也。○說文系部縞帛蒼艾色也。詩曰縞衣縞巾未嫁女所服或以為三家詩字馬瑞辰云左傳楚人碁之說文引作輿杜林以輿為騏字也。箋以綦為綦文與秦風傳騏綦文合蓋讀騏如綦愚案說文縞下重文綦云縞或从其是縞即綦字非三家異解說文巾佩巾也。一云首飾釋名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傳以衣巾分男女過泥說文又以縞巾為未嫁女所服無論喪服之時莫為分別即游人所萃如雲如茶孰辨其已嫁未嫁今斷從箋說以為作者之妻服則此詩文從字順矣。

韓毛文同視 **聊樂我員** **注**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韓說曰魂神也 **疏**箋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畱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

而以衣巾言之恩不忍斥之綦綦文也。○釋文員本亦作云正義員云古今字助句辭縞衣至神也者釋文及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鮑照東武吟注鮑照舞鶴賦注引韓詩文臧鏞堂云此魂乃云之變體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魂云也韓但讀作神魂之魂耳陳喬縱云毛韓師傳各異訓義不必強同孝經援神契云情者魂之使此自言其妻子得用情之正故云聊樂我魂下章云聊可與娛娛亦樂也人悲則神傷樂則神安故韓以魂為神其說未嘗不是也

出其闔閭 **注**韓說曰城內重門也有女如荼 **疏**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芡茶

也言皆喪服也箋閣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
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城內重門也者玉篇門
部闡下文引詩曰出其闈閣陳喬樞云玉篇所引韓詩說也馬
瑞辰云如茶與如雲皆取眾多義茶或作薈廣雅薈菘茅穗也
說文菘茅秀也幽風傳茶荏苳也夏小正七月灌茶灌聚也茶
藿葦之秀是茅秀爲茶葦秀亦爲茶爾雅葉荈茶森麓芳又曰
葦醜芳蓋對文則茅秀爲茶葦秀爲芳散言則茅葦之秀通可
稱茶皆取色白爲義灌茶則有叢聚之象故以喻眾多也傳以
爲皆喪服似非詩旨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疏傳茹蘆
染女服也娛樂也箋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茅蒐染巾也聊
可與娛且可畱與我爲樂心欲畱之言也○馬瑞辰云釋器三
染謂之纁郭注纁絳也廣雅纁謂之絳是茹蘆染絳卽纁也士
昏禮女次純衣纁衽是茹蘆所染當卽纁衽方言蔽鄰齊魯之
郊謂之衽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纁衽卽婦人蔽鄰箋但言
茅蒐染巾不言大巾說亦未確愚案詩言茹蘆不言巾者渚文
以成句故鄭言之卽佩巾也
馬以爲婦人蔽鄰殊乖事理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疏毛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
失時思不期而會焉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

自俱會○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野
 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杜注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
 惠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蠡賦野有蔓草宣子曰
 善哉吾有望矣杜注君子相願己所望也以鄭國之人賦本國
 之詩享餞大禮豈敢賦不正之詩以取戾於大國執政有女同
 車諸詩宋人以爲淫奔者賴毛序正之獨此詩爲序說所累久
 蒙不美然卽賦推詩其非男女之詞決矣且序爲衛敬仲輩所
 塗附早失真面詳此詩思遇時也尙是元文餘則他人增竄遇
 時之思蓋因兵革不息民人流離冀覩名賢以匡其主如齊侯
 之得管仲秦伯之得百里奚耳說苑尊賢篇孔子之鄉遭程子
 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
 不對有問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
 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信驕聘見大德不
 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韜可善士以禮拘也據此魯韓詩說皆
 以爲思遇賢人齊詩蓋同自漢世爲毛詩者以爲男女之詞而
 詩之眞失猶幸左傳說苑韓詩外傳存大義於幾希尙可推求
 而得之爾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疏

傳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
 多也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

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馬端辰云說文蔓葛屬曼引也爾雅引延長也是蔓為草名滋
曼字古止作曼傳訓延猶說文訓引也今經傳通借蔓為曼釋
詁藟落也郭注見詩陳喬縱云毛詩作零露箋零落也正義釋
箋云靈作零字故為落也據此毛作零露與衛風靈雨同鄭從
今文作零訓為落也爾雅作藟蓋本魯詩喬縱案說文霈雨零
从雨卍象零形零餘雨也从雨令聲雨露曰霈零草木曰藟落
霈作藟通用字說文引詩霈雨其濛今毛詩作零釋文溥本亦
作團胡承珙云說文無溥字玉篇始有此溥兮古止作團匡謬
正俗所云古本詩有作水旁專後人輒改為團者即謂此藝文
類聚卷八十一引正作團謝靈運永初三年之郡詩火閔團團
露謝朓京路夜發詩猶霈霈餘露團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詩團團
滿繁露李注並引詩零露團兮此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六朝古本作團顏謂後人改之非也

相遇適我願兮注韓詩青揚宛兮韓說云青靜也疏傳清揚眉

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青陽宛兮者詩攷引韓詩

外傳二文初學記七引作清揚婉兮今青靜也者文選射雉賦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青陽宛即清揚婉三字之段借也猗嗟

詩美目清兮美目揚兮清揚猶清明也靜也者言其目之澄然

而靜也說文婉順也方言美目謂之順眉目之間位置天然視

之但覺其婉順而美也玉篇面部醜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清

揚醜兮集韻二十阮引詩同案韓詩若作醜字不應王氏不見必出後人增竄今不取邂逅者陳奐云傳複經句轉寫者刪相遇適我願兮六字彼人誤以傳不期而會四字專釋邂逅沿譌至今直以邂逅為塗遇之通稱學者失其義久矣綢繆傳邂逅解說也解說猶說擇即是適我願之意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志相得即詩所謂適我願也愚案陳說是解說乃相悅以解之意思見其人求而忽得則志意開豁歡然相迎即所謂邂逅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疏傳瀼瀼盛貌臧善也○案藝文類聚四十一引魏文帝善哉行云有美一人婉如青陽以上章青陽宛兮證之魏帝亦用

韓詩也宛作婉蓋誤文傳婉然美也宛如即宛然也借臧謂借之於善有互相助勉意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注韓說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

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御覽

日作辰兩上有此字水下有之字拂一作祓也作之宋書十五初學記三十六魄下有秉執蘭草四字爾雅翼四不祥作氛穢

魯說曰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

和齊說見出其東門序疏

毛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箋救猶止也亂

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與至觀也御覽八百八十六引韓詩內傳文後漢書袁紹傳注引鄭國之俗至俱往觀也又見續漢志注及藝文類聚四鄭國至之和呂覽本生篇高注文魯說也漢書地理志引此詩見上出其東門序齊說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

注

韓渙作洧云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

時至盛也齊作灌魯作洧

疏

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箋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

○渙作至盛也者釋文袁紹傳注鄭世家正義御覽九百八十三引韓詩文齊作灌者漢書地理志文顏注灌灌水流盛也魯作洧者說文溱水出鄭國詩曰溱與洧方洧洧兮與韓齊毛異必魯詩也玉篇溱溱皆側銀切毛古文段用溱字耳釋文說文作洧洧音父弓反段玉裁云此音義俱非古書段借必字異而音同洧洧蓋洧洧之誤洧从水丸聲讀與洧同見玉篇灌灌亦當讀洧洧皆水

士與女方秉簡兮

注

韓云秉執也簡蘭也當此

盛流之時眾士與眾女執蘭而祓除邪惡齊簡作菅

疏

傳簡蘭也箋男

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
○秉執至邪惡者御覽三十引韓詩文蘭也說與毛同陸璣
疏云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可著粉
中藏衣著書辟白魚齊蘭作營者漢書地理志文眾經音義二
蕪字書與蘭同蕪蘭也中山經郭注蕪亦營字荊州記都梁香
蘭也都梁縣名有小山下有水清泚其中生蘭草名爲都梁或
借營字寰宇記營泝山在靜樂縣營音姦土人云
山多營草故以爲名據此蘭營字異音同故通用
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注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洵之外洵訏且樂

注魯洵作詢云有詢訏之樂韓訏作盱曰恂盱樂貌也疏傳訏大也

箋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
之也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洵之外言其土地信寬
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願與至觀也韓傳文引見上海之
外者溱入洵同流溱小洵大舉洵以該溱也釋詁恂信也洵作
詢云有詢訏之樂者呂覽高注文規洵本恂之借獨此借詢爲
恂言其地信廣大可樂也洵作至貌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與前
羔裘之洵直且侯韓詩作恂同舉目曠野喜
形於色故曰恂盱樂貌也漢志亦作恂盱規維士與女伊其相
謔贈之以勺藥注韓說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魯

說曰勺藥之和

疏

傳勺藥香草箋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戲

也。勺藥至草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崔豹古今注勺藥一名可

離故將別贈以勺藥猶相招則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與

韓合箋義即本韓詩勺藥之和者呂覽高注文現司馬相如子

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也文穎

曰勺藥五味之和也揚雄蜀都賦甘甜之和勺藥之美張衡南

都賦歸雁鳴鷄黃稻蠶魚以為勺藥論衡謹告篇猶人勺藥失

其和陳喬縱云王充張衡高誘諸人並用魯詩皆以勺藥為調

和之名是魯詩不以勺藥為草名也又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

張載七命云和兼勺藥韋昭云勺藥和齊酸醎美味也亦皆本

魯詩以勺藥為調和名蓋魯說以贈之以勺藥即承上文秉蘭

而言謂蘭為調和之用義取於和也御覽引禮斗威儀曰君乘

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宋均注蘭生主給調和也文選魯靈

光賦注引鄭氏說同合之伏儼以蘭

調食之注是調食古有用蘭者矣

溱與洧瀏其清矣**注**韓詩瀏作溱曰清貌也

疏傳瀏深貌。瀏

者文選南都賦注引韓詩內傳文梁處素云瀏溱通蓋此章傳

據此韓瀏作溱陳喬縱云莊子天地篇溱乎其清也釋文李良

由反清貌是讀溱聲為瀏文選甘泉賦注引孟康曰瀏清也文

賦注引字林曰溱清流也廣雅釋詁溱清也說文瀏清貌引此

詩三家義集流

卷五鄭

三

詩又曰溲清深也則溲溲音義並同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洵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疏傳殷眾也箋將

云將謔猶相謔也尚書大傳義伯之樂舞將陽將陽即相羊之段借贈之以勺藥

溲洵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章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六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齊雞鳴第六疏

詩含神霧曰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

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埜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易林頤之漸姬奭姜望為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強子孫億昌禮樂記師乙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此皆齊說之可徵者魯韓無聞陳奐云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齊語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齊有東海為有海邦諸夷之國晏子對齊景公曰姑尤以西姑尤在今登萊二府之地地理志東有甌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此就春秋以後言之矣至大河故瀆春秋初未改禹迹晏子曰聊攝以東杜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今聊城去大河故瀆幾四百里齊語桓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上以衛諸夏之地故四邑皆在大河左右築之以禦戎狄非齊西境有此四邑蓋穆陵南接魯無棣北接燕齊與魯燕為周三公其封國皆連壤故管仲於南北以齊境言之其東有東夷西有戎狄但

舉海河言之非建國之初卽至東海西河也又齊語桓公既反
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於河東至于紀鄆
案杜注春秋莊三十年濟水厯齊魯界此云西至濟則在濟西
所謂大朝諸侯於陽穀是其西境云北至河者無棣之上下皆
大河故瀆所經也然則齊封域在周禮職方幽州之域而西南及於兗焉

詩國風

雞鳴注韓說曰雞鳴讒人也齊說曰雞鳴失時君騷相憂疏毛

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
焉○讒人也者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文讒上疑奪憂字一
本作纜人字誤玉海三十八引作說人也亦誤韓以此詩爲憂
讒之作雞鳴至相憂易林夬之屯文雞鳴失時者蓋齊君內嬖
工讒有如晉獻之驪姬致其君有失時晏起之事其相憂之而
賦此詩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云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李
注引列女傳云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今本列女齊太倉女傳
無此事蓋奪文也注又引班固歌詩云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
鳴憂心摧折裂裂晨風激揚聲緹縈之歌此詩傷父無罪被讒冀
見憐察孟堅歌詩足爲左證子政列之於傳知魯家之說此詩
與齊韓無異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疏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雞鳴
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書

大傳雞鳴大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階下辟應門謂啟朝門則朝者入也此言常朝之節如此刺今日晏起之失時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注**韓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韓說曰雞遠鳴蠅聲相似也**疏**傳蒼蠅之聲鳴箋夫人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匪雞至似也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薛君文匪雞二句明韓毛文同雞遠二句與傳意大同蒼青也蒼蠅即青蠅喻讒人也言朝者皆知為雞鳴矣自君聽之匪雞則鳴也蒼蠅之聲耳君聽不聰耽於逸欲而讒人近在枕席如驪姬夜半而泣可畏孰甚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疏**傳東方明則夫

已昌盛則君聽朝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箋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夫人以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匪東二句雖明尚疑未明以致失時就喻意言臣下盼朝日之升不料東方未明月出皎兮陰光有耀陽不能升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疏**傳古之夫人

寺三定義集流卷六齊

不忘其敬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
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
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庶眾也蟲飛薨薨所以當
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
之也○此代君謂其夫人之詞薨薨眾多也言天之將明飛蟲
皆出子猶甘願與子臥而同夢但會於朝者且將歸治其家事
矣庶無因予之故而使臣下憎惡於子耳馬瑞辰云爾雅庶幸
也大雅抑詩庶無大悔無庶即庶無之倒文猶返不作不瑕尚
不作不尚也臣下惡其夫人則歸怨
其君者不言可知所以致傲者深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疏

毛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
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箋荒謂政事

廢亂○馬瑞辰云賢即首章儂字音近之譌猶下句

閑於馳逐謂之好即釋二章好字也三家無異義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間兮注齊還作營猺作囂韓還作璇云

婉好貌遭遇也

疏

傳還便捷之貌猺山名箋子也我也皆士大

地理志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猺之囂兮顏
注齊國風營詩之詞也毛作還齊作營之往也囂山名也言往

適營邱而相逢於嘽山也嘽字或作狝亦作巖陳喬樞云毛詩釋文載崔靈恩集注本狝作嘽水經淄水注營邱山名也詩所謂子之營兮道元不及見齊詩淄水篇引詩作營亦采前儒遺說耳錢大昕云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說文引作自營爲厶是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注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士喪禮布巾環幅注古文環作還左傳還鄭而南及道還公宮釋文並云還本作環營亦與還聲近故古字段借用之狝作嘽者字異而地同御覽獸部二十一作狝說文狝山在齊地紀要狝山在臨淄縣南十五里陳奐云齊世家周亨哀公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是胡公都薄姑而營邱舊都遂爲田獵之地依顏說則詩當作在胡公後矣與毛序言哀公異韓詩還作媯云媯好貌者馬瑞辰云釋文傳便捷本亦作便旋說文趨疾也傳蓋以還爲趨之段借說文又云懷急也義亦與趨近韓以媯爲好貌據下章茂昌皆爲好則從韓訓好是也遭

我儇兮注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韓說曰獸三歲曰肩魯

肩作狝韓儇作媯云媯好貌疏傳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

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齊風至曰肩後漢馬融傳注引韓詩文引經明韓毛文同獸三歲

日肩與毛訓合廣雅豨一歲為豨二歲為豨三歲為肩四歲為特大司馬先鄭注肩特互易又云五歲為慎釋文肩本亦作豨說文豨三歲豨肩相及詩曰並驅從兩豨兮與亦作本合豨本大豨之名小爾雅云豨之大者謂之豨釋獸麇絕有力豨是凡獸之大者亦通稱豨也魯肩作豨者陳喬樞云呂覽知化篇高注獸三歲曰豨當本魯詩故訓愚案玉篇豨字同研疑後出字揖我者敬而譽之儂作媿云媿好貌者釋文引韓詩文廣雅媿好也卽本韓為說王念孫云詩二章言好三章言臧則首章從韓作媿訓好義相同馬瑞辰云玉篇媿好貌或作媿又通作卷澤陂詩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媿

子之茂兮遭我乎豨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疏

傳茂美也箋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呂氏讀詩記引崔靈恩集注云茂昌俱齊地蓋齊詩以營為地名則茂昌自應訓為齊地茂無考

子之昌兮遭我乎豨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疏

傳昌盛也狼獸名臧善也箋昌佼好貌○漢琅邪郡有昌縣今諸城縣東南齊郡有昌國縣戰國齊昌城今淄川縣東未知孰是釋獸狼牡獾牝狼其子獾絕有力迅說文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孔疏引義疏云其鳴能大能小善為小兒嘒聲以誘

人去數十步止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不能及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疏

毛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箋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三家無異義陳奐云古者天子親迎以下達士皆

行之大明親迎于渭天子親迎也韓奕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也周自文王及宣王時其禮不廢春秋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譏不親迎厥後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天子不親迎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諸侯不親迎矣春秋正夫婦之始天子諸侯皆在所譏孔疏以著三詩皆刺哀公則春秋之前哀公之世親迎之禮已廢矣詩人陳古義以刺今時亦春秋之譏也

俟我於著乎而疏

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箋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

時也○漢書地理志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顏注著地名即濟南著縣也范家相云此蓋三家說胡承珙云顏於上文子之營兮明言齊詩作營此則不言所據必非出於三家且濟南之著韋昭音弛之反乃著龜之著字魏收地形志亦作著顏音竹庶反以韋為失並謂即齊風之著皆非也正義傳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箋

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馬瑞辰云公羊隱二年傳譏不親迎也何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武億據以釋此詩其說是也詩刺時不親迎因錯陳三代親迎之禮首章俟著於門戶爲近卽周人逆於戶二章俟庭三章俟堂正與夏殷禮合較傳箋說爲允陳奐云春秋繁露質文篇昏禮逆于庭逆于堂逆于戶與公羊注合此或齊魯韓詩義以三代親迎禮分屬三章愚案戶庭堂之逆夏殷周有明文一代之中不能人自爲禮惟充耳之制無可推求耳今從武說於當作于著與宁通宁有二釋宮門屏之間爲宁乃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此傳所本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卽此詩之著士家於寢門之內設屏屏門可以宁立故亦謂之宁寢門亦曰閨門說文閨特立之戶是戶卽宁也說苑修文篇說親迎之禮言大人戒女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此周人所謂逆於戶也故婿俟之於此

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疏

傳素象瓊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我視君子則

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尙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之瓊華石色似瓊也○二章青統之青三章黃統之黃馬瑞辰云大戴禮黻統塞耳所以弁聰也說文纁絮也或从光作統莊子黻作黻西京賦注纁纁言以黃絲大如丸縣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古者充

耳之制當耳處用纁此詩充耳以黃卽斲纁以素以青卽素纁
青纁也纁下更綴玉爲瑱故詩言瓊華瓊瑩瓊英皆曰尙之卽
加之也若如傳以詩素青黃爲象玉則下不得復言瓊華瓊瑩
瓊英箋以素青黃爲統統乃縣纁之繚不得謂之充耳段玉裁
謂古無以纁塞耳者大戴之統乃統字形近之誤
說亦未確瓊華美石者謂石色如瓊玉之光華

俟我於庭乎而注韓說曰俟我於庭乎而參分堂塗一曰庭疏

箋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俟我至曰庭玉篇广部引韓詩
文引經明韓毛文同參分堂塗一曰庭者皮嘉祐云左昭五年
傳大庫之庭注堂前地名周書大匡朝于公庭注公堂之庭據
此是庭在堂之間參分堂塗者度堂前之道而居其中也黃山
云釋宮堂塗謂之陳郭注堂下至門徑也著在門屏之間
則參分堂塗之一正在堂著之間皮云在堂之間未僚

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疏傳青青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

時青統之青石色似瓊似瑩也○說文瑩玉色也从
玉熒省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瓊瑩瓊英猶瓊華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疏傳黃黃玉

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黃統之黃瓊英猶瓊華也○此雜陳
夏殷逆庭逆堂之禮以刺今之不然充耳之制二代無聞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疏毛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三家無異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注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

者子在我室兮韓說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

疏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姝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

我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東方至之日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注宋玉神女賦注曹植美

女篇注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引經明韓毛文同神女賦注注下無兮盛美作美盛如作若美女篇注美

作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神女賦云其始出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即本此詩意說文姝美也子女子我壻自

謂在室謂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疏傳履禮也箋即就也在我室女入門後

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履禮古通用昏姻之道非禮不行詩意陳古刺今重在上以禮化或即以此詩為淫奔不作禮

解謬矣東門之墀詩子不我即傳即就也此言所以在我室者因我以禮往而後彼來即我非如後世苟且之行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注韓說曰門屏之間曰闥疏

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箋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月生於西而云東方之月者取其明盛也馬瑞辰云古者喻人顏色之美多取譬於日月詩月出皎兮傳婦人有美白皙也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皆其義門屏之間曰闥者釋文引韓詩文士家二門大門內為寢門小牆當門中特立一門所謂寢門也亦曰闥門門內設屏門屏之間謂之宁亦謂之著即闥也以次序言當先言闥而後言室韓順詩釋義而云然者意總謂門闥以內仍不欲沒闥之名耳胡承珙云後漢書宦者傳注引爾雅曰小闥謂之闥所據蓋古本切言之則闥為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為闥故毛傳但在我闥兮履我發兮疏傳發行也箋以禮來則我云闥門內也在我闥兮履我發兮疏行而與之去○言禮自我而行也時雖失道我自守禮望世之意切矣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疏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

者○陳奐云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疏

傳上曰衣下曰裳箋挈壺氏失漏刻

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禮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若急事特召偶或不同此因其號令不時故刺之人臣承召入朝雖當急遽時亦必整肅衣裳無任其上下顛倒之理詩特極意形容之語耳說苑奉使篇魏文侯遣張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詩云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趙岐孟子章句君以其官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據說苑諸書明魯毛文同易林同人之中孚衣裳顛倒爲王來呼雖有別解亦爲齊詩文義相同之證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疏

傳晞明之始升令告也○馬瑞辰云

晞者昕之段借說文昕旦明暉註熾云日將出也讀若希昕與晞一聲之轉故通用廣雅昕明也傳知晞卽昕故以爲明之始升孔疏引晞乾爲證失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疏

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樊圃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

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柳木之不可以
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樊當爲楸說文樊下云鷲
不行也楸下云藩也傳柳柔脆之木圃菜園也段玉裁云楊之
細莖小葉者曰柳狂夫中心無守之人瞿瞿者眊眊之借字說
文眊下云左右視也瞿下云鷹隼之視也瞿行而眊廢故以瞿
爲眊言折柔脆之木以藩其圃雖中心無守之狂夫亦爲之瞿
瞿然驚顧慮藩之不固以柳之非其材也今以不能司夜
之人而令居挈壺氏之官以致不能舉其職其失時必矣不能
辰夜不夙則莫**疏**傳辰時夙早莫晚也箋此言不在其事者恒
失節數也○爾雅不辰不時也莊子齊物論
見卯而求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此詩義亦當爲司夜
司之爲言伺也論語孔子時其亡也亦謂伺其亡也采繁傳夙
早也抑傳莫晚也司夜之官不能舉職以致君之視朝不早則
晚蓋齊侯興居無節有未明之時卽有晏起之時舉動任情非
必辰夜之咎詩人不欲顯君之過故諉諸具官之不能冀君之
聞而能改耳陳喬樞云北堂書鈔二十一引詩含神霧曰起居
無常疑亦說東方未
明之文此齊家說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疏**

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而去之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

詩三家集卷六 齊

七

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三家無異義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注韓綏綏作久久云行遲貌齊說曰雄狐

綏綏登山崔嵬疏傳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

陰陽之匹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與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陳奐云南山即孟子之牛山晏子諫上篇楚巫至於牛山而不敢登

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齊而後登之又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皆其義證綏綏作久久云行遲貌者玉篇云久行遲貌

思佳切引詩雄狐久久廣韻六脂同玉篇所載久字行遲之義它處不見蓋據韓說雄狐至崔嵬者易林咸之賁文損之无妄同齊說喻以邪孽在高位也

魯道有蕩齊子

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疏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懷思也箋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

從此道嫁于魯侯也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有蕩猶蕩蕩也即有洗猶洗洗有潰猶潰潰

之例齊子如碩人傳齊侯之子謂文姜歸嫁也水經汶水注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

有蕩齊子由歸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爲齊魯界葢鉅平縣城東爲初入魯境之道以此受名在今泰安府泰安縣西南傳懷思也箋懷來

也箋訓更深切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

疏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箋葛

綏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兩者納之消借說文納履兩枚

也說苑修文篇親迎之禮諸侯以履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取一兩

履以履女大夫庶人以履二兩加束脩二此詩葛屨五兩徐璈謂卽加琮之履是也傳言五兩疑說苑二兩爲五兩之譌若二

兩則諸侯與大夫庶人無異矣禮純帛無過五兩故屨以五兩爲最多禮內則注綏者纓之飾也正義結纓額下以固冠結之

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古者冠系皆以二組系於冠卷結額下謂之纓纓用二組則綏亦雙垂也此卽婚姻禮物取義兩雙不

容雜廁者顯以示人自含深意箋取喻繁瑣轉令詩旨迂曲難通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

止曷又從止

疏傳庸用也箋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之行○行卽用也孟

子所謂介然用之而成路也從者言又從魯侯而如齊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注齊衡從作橫從韓衡從作橫由曰東

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疏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

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獵者踐治其田往來捷

獵非謂田獵也齊衡從作橫從者禮坊記引詩橫從其畝四句

衡作橫鄭注云蓺猶樹也橫從橫從游行治其田也疏釋豳柳

昨繼虧貽其賈思總齊民要術云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

以上則麻葉盛也疏糖翻作翻不繼其麩豨衡從作橫由曰

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者釋文引韓詩文眾經音義三引韓

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卷六引同卷二十四又引韓詩說

曰南北曰從東西曰廣蓋傳韓詩者不一家故本亦各異衡古

文橫眾經音義二釋從廣引小爾雅曰從長廣橫也卷三引周

禮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君曰輪從也廣橫也則從廣即從

注韓詩作娶妻如之何說曰娶取婦也

疏傳必告父母廟筓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

於死者此之謂告○娶取婦也者眾經音義二十四云娶七句

切取也引詩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段玉裁云元應所據

詩與陸異蓋是韓詩趙岐孟子章句九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

娶妻之禮必告父母呂覽當務篇高注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
妁何遠恥防淫佚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是魯詩取亦作娶齊詩作取同毛覲
鄭注云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既曰告止
曷又鞠止疏傳鞠窮也箋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
也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陳奐云言夫道窮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

極止注齊析薪作伐柯疏傳克能也極至也箋此言析薪必待
斧乃能也取妻必待媒乃得也女既

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
齊析薪作伐柯者禮坊記引子云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
恐男女之無別也引詩云伐柯如之何四句自析薪外餘文齊
毛皆同鄭注伐柯伐木以為柯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
之必須斧也又儀禮士昏禮鄭注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易林小過之益執斧破
薪使媒求婦和合二姓親御飲酒既濟之中孚同皆
齊說極猶鞠也昏姻之事不可道說至於此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

疏

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三家無異義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注

魯騫作喬

疏

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工終不能獲箋興

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釋文無

田之田音佃造字之始田異讀耳畋甸皆後起甫大釋詁文大

田多稼人所樂也然必度其力能治此田否則終於無穫無田

者戒之甚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能亂苗不去莠則苗不

殖騫騫者揚生挺起之狀魯作喬者揚雄法言修身篇田甫田

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據此知魯作喬諸經喬騫多通作

釋詁喬高也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

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

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

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與桓寬用齊詩論治道與序意合所

言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三語尤與無田二句義相發明知其爲此詩齊說也**無思遠人勞心**

切切

疏

傳切切憂勞也箋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思遠人序所謂不修德而求諸侯也陳奐云襄公於

魯桓十五年卽位會艾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臆納

衛惠公遷紀圍邾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求諸侯之事然不務

修德諸侯不懷志大心勞終歸無益釋訓切切愛也愛所不當愛則憂將至矣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

田之詩此魯詩說就思遠勞心之義而推演之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疏傳稂稂猶驕驕也

日怛怛易林蒙之損切切怛怛如將不活

婉兮變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注三家變作嬌疏傳

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卯幼穉也弁冠也箋人君內善其身

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卯

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三家變作嬌者說

文婉順也詩婉兮嬌兮變籀文嬌毛作變用籀文也馬瑞辰云

說文別有變字云慕也蓋小篆以為變慕字故與籀文之嬌順

字不嫌複見猶小篆以尋為取古文則以尋為得或因於嬌下

刪變字失之五經文字云竹工瓦切羊角也象形俗呼古患反

作卩無中一又卩古患反見詩風是張所見毛詩作卩唐石經

定本俱作卩與張參說合周禮卩人疏亦曰經所云卩是總角

之卩知今毛詩作卩者俗也此卩兮象兩角之貌傳訓幼穉不

若訓總角兒為善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廣雅突猝也猝卒通

用突而與突如同箋作突爾正義作突若猶突然也方見總角

突然加冠言襄公以童穉無知

之人忽有求諸侯之大志也

齊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

疏毛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箋畢噶也弋繳射也○陳奐云齊語及

管子小匡篇並云襄公田獵畢弋不聽國政魯莊八年齊襄之十二年也左傳稱田貝丘而亂作為襄公因荒亡身之實據皆

與序合三
家無異義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注

三家令作鱗一作獐又作洽

疏傳盧田

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孔疏引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詩盧是齊國田犬之名蓋韓國沿而稱之三家作獐亦作鱗者說文犬部獐健也詩曰盧獐獐玉篇金部鱗健也犬部獐聲也亦作鱗俱引詩陳喬樞云鱗與鈴同玉篇鱗健也獐聲也之注當係互誤玉篇於詩采三家必於鱗下注云鱗聲也引詩盧鱗鱗亦作獐健也於獐下注云健也引詩盧獐獐亦作鱗聲也今本轉寫者譌脫非顧氏之舊矣其孰齊孰魯未詳一作洽者呂氏讀詩記引董道曰韓詩作盧洽洽王應麟詩攷同洽又令之借字也其人謂古賢君有德而又能行仁政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疏傳重環子母環也鬢好貌箋鬢當讀為

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說文鬢髮好貌詩曰其人美且鬢言其人既有美德又有美容也箋鬢當讀為擽擽勇壯也陳奐以

為三家義

盧重鉞其人美且偲

疏傳鉞一環貫二也偲才也箋才多才也

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偲彊也才彊義近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

疏毛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三家無異義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注三家鰈作鯢齊說曰敝笱在梁魴逸不

禁疏

傳興也鰈大魚箋鰈魚子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

初時之婉順○魴之說王嗣鰈大魚擗谷風傳笱所以捕魚也笱而敝則無用興魯桓之微弱鰈者王引之云即爾雅之魴一作

鯢潘岳西征賦弛青鯢於鉅網此大魚也箋鰈魚子釋魚鯢魚子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鯢也是鯢有二義孔疏鰈鯢字異蓋

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三家鰈作鯤者陳喬樞云魯語夏禁
鯤鮪亦以鯤爲魚子鄭箋之義卽用魯詩改毛御覽九百四十
引作鮪鯤蓋三家今文同敝筍至不禁易林遯之大過文齊說
也據此專以鮪比文姜故云鮪逸不禁而以鯤之眾比從者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疏傳如雲言盛也箋其從姪娣之屬言文
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
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
爲惡○陳奐云桓三年春秋書齊侯送姜氏于讎齊侯僖公也
桓以弒兄篡國求昏于齊文姜又爲僖公寵女親送之讎嫁從
之盛驕仇難制魯爲齊弱由來者漸至桓十八年文姜如齊與
襄公通桓卽斃於彭生之手序云不能防閑使至淫亂則詩作
於十八年之後而追刺其嫁時之盛以爲淫亂之由實始於微
弱陳啟源云筍之敝也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輩逆
女之年詩人推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愚案
筍敝鮪逸明指當前歸從如雲推本旣往原
有兩意張衡西京賦其從如雲知魯毛文同

敝筍在梁其魚鮪鯢齊子歸止其從如雨疏

傳鮪鯢大魚如雨
言多也箋鯢似鮪

而弱鱗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
惡亦文姜所使止○孔疏引義疏云鯢似鮪厚而頭大魚之不
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鯢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
謂之鯢或謂之鱮愚案魚之最佳者爲鮪杜甫詩所云鮪魚肥

美知第一也故以興文
姜鱣不美以興其從

敝筍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注韓唯作遺說曰遺

遺言不能制也疏傳唯唯出入不制水喻眾也箋唯唯行相隨

在文姜也。遺遺言不能制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義與毛同亦
與齊詩魴逸不禁之意合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韻五旨遺魚
盛貌皆本此詩韓詩遺遺即遺遺之消唯唯又遺
遺之假借也魚行相隨而去即不能禁制之意

敝筍三章章四句

載驅注齊說曰襄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疏序毛

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
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箋故猶端也。襄嫁至久處易林屯之大
過文蹇之比困之訟中孚之離同齊說也春秋經莊二十二年
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
夫人姜氏入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書日何難也其難奈何
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注僂疾也齊人語
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疾入公至與公
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詞也左傳杜注姜氏哀姜也公羊

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又注姜氏齊襄公女愚案周惠王七年辛亥魯莊之二十四年齊桓公十六年也齊襄立十二年而死又十六年而女嫁蓋是卽位後所生二十內外而嫁其爲襄季女無疑云襄嫁季女者繫女於襄猶言齊嫁季女耳留連久處與何杜兩注夫人稽留不與公俱入情事合與詩文發夕豈弟翱翔遊敖合毛序以爲刺襄公非也魯韓當與齊同

載驅薄薄簞茀朱鞞

疏傳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箋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案諸侯之路車舊說以爲齊侯之車不知乃魯侯也莊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行親迎之禮乘己之車而往及秋公先歸魯八月夫人乃入何注云公至與公約定是公已逆之後歸魯之前蕩道之中彼此傳言申約諄諄以遠媵妾爲言約定公行夫人尚稽留後入情事如此薄之言迫也重言薄薄謂驅馳之聲甚疾急也詩人言此薄薄疾驅而往者簞茀而朱鞞乃魯侯之車也孔疏簞字从竹用竹爲席故是方文茀詳碩人詩說文鞞去毛皮也與鞞同以朱染之傳云羽飾卽翟羽也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注韓說曰發旦也

疏傳發夕自

夕發至旦箋襄公旣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慙恥之色○魯道有蕩義

具南山詩齊說以爲蕩道亦謂卽平易之魯道非險阻難行也
齊子謂哀姜發夕傳云自夕發至旦胡承珙以爲衍發字愚案
無論發之有無傳意以爲終夕在道則是齊子促迫非留連矣
發旦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小宛詩明發薛君王逸皆訓發爲旦
亦本韓義齊子旦夕猶言
朝見暮見卽久處之義

四驪濟濟垂轡滿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疏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

轡之垂者滿眾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此又刺襄公乘是
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闔弟
古文尙書以弟爲圍圍明也○說文驪馬深黑色後漢李忠傳
注馬色黑而青曰驪蓼蕭詩笙革冲冲傳笙革轡首垂也冲冲
垂飾貌與此垂轡義合陳奂云玉篇鞞乃米切轡垂貌蓋出三
家詩則滿卽鞞之借齊子豈弟者釋言愷悌發也孔疏引舍人
曰闔明發行也郭注詩云齊子愷悌陳喬樞云據箋釋豈弟及
孔疏云釋言愷悌發也舍人李巡郭璞皆云闔明發行郭璞又
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釋言文本不作愷悌故注皆以闔明訓
之今爾雅本作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乃後
人所改非景純舊本又徑奪闔明之訓僅存發行之義遂與冲
遠所引迥殊且注之引詩乃證明釋言之文更不宜用愷悌字
疑魯詩文當爲齊子闔圍故鄭據以改毛又引古文尙書弟爲
圍者以證毛詩豈弟卽魯詩之闔圍釋言文當爲闔圍發也故

注引魯詩以證之愚案陳說是此爾雅所釋豈弟專為齊風齊子豈弟而作郭璞引詩即用舊注魯詩文毫無疑義至舍人李巡概訓闡明為發行二字者為此詩魯義相承謂齊子留連久處之後至開明乃發行耳否則齊子開明文義不完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疏多貌翱翔猶彷彿

也箋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漢志泰安郡萊蕪縣原山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說文同書詩春秋所載皆即此水其出琅邪郡朱虛下之汶水經傳不言禹貢汶水

自萊蕪今濰縣嬴川濰博安縣鉅平秦魯國汶陽陽今甯陽縣泰山地丘肥剛陽東平國章平州泰山桃鄉今駁東平國無鹽棘平分四

汶二汶由東郡須昌棘入沛二汶由東郡壽良棘入沛今大清河也詩言汶水盛大行人極多

魯道蕩平齊子獨回翔不進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疏傳滔滔流貌儻儻眾貌○齊子以于

歸之女反在魯道任意敖遊不思入國乖恒情而失大禮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疏毛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三

猗嗟疏毛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三

猗嗟疏毛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三

猗嗟疏毛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三

猗嗟疏毛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三

猗嗟疏毛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三

猗嗟疏毛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三

猗嗟疏毛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三

家無異義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疏

傳猗嗟嘆辭昌盛也頎長貌箋昌佼好貌○馬瑞辰云猗者美之之辭嗟語詞

說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昌之本義為美言引申為凡美盛之稱頎而長兮者孔疏若猶然也引史記頎然而長為證又云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是孔疏原作頎若長兮與下文抑若揚兮句法相類今從定本作而非孔本之舊抑若

揚兮注韓作叩若陽兮曰眉上曰陽疏

傳抑美色揚廣揚○案抑懿古通抑詩外傳作

懿國語韋注懿讀曰抑是也抑若與上句孔疏舊本頎若一例廣揚謂廣闊揚起顙額之際也抑作叩揚作陽曰眉上曰陽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毛釋此篇數揚字義各異既曰廣揚又曰揚眉又以眉目釋清揚其說游移無定令讀者莫知所從不如韓訓眉上之確陽者陽明之處也今俗呼額角之側亦謂太陽正同此義然則自眉以及額角皆得為陽也黃山云素問頭者諸陽之會故頭可謂陽士相見禮左頭奉之注頭陽也亦此義眉以下為面以上則為頭叩若猶叩叩喻頭容之直詩同文異解如采芣之公谷風之有此例甚多君子偕老三揚兩說即此詩之證惟無同韻異說者則此揚自以從韓作陽為瑯揚且之哲毛訓眉上廣即係借揚為陽此亦當同日揚清揚皆言眉下皮欲通之非韓義美目揚兮疏傳好

目揚眉。○禮記揚其目而視之。瞻視清明其美自見。傳以巧趨揚眉連言非其義也。陳奐云玉篇詳美目疑出三家詩。巧趨

踰兮射則臧兮疏。傳踰巧趨貌。箋臧善也。○說文踰動也。於舉足見疾行之巧。揚目巧趨正其射時之儀狀。

春秋莊公四年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以為為齊人賦之。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注魯說曰猗嗟名兮目上為名韓名作顛

疏傳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猗嗟名兮目上為名者釋訓文孔疏引孫炎曰目上平博郭注眉眼之間名作顛者玉篇頁部

詩云猗嗟顛兮顛眉目間也。玉篇所引係據韓詩集韻引同文。選西京賦薛綜注路眉睫之間增目作昭禮檀弓子夏喪其子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箋成猶備也。○

以射法治射儀淮南倣真訓善射者有儀表之度秦族訓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莊公善射惟其射儀既備所以

終日不出正也不終日射侯不出正兮疏傳二尺曰正箋正所當泛作威儀釋之。終日射侯不出正兮疏以射於侯中者天子

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

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射侯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注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詩曰終射

侯不出正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司農注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案司農以射人之三侯謂卽司裘虎熊豹設鵠之侯凡侯皆有鵠也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皮侯虎熊豹三皮之侯也五采之侯五正之侯也大射張皮侯棲鵠不設正禮射采侯棲鵠設正故司農以爲一侯之身設四尺之鵠二尺之正四寸之質是正鵠皆在一侯也賓之初筵正義引馬融注周禮及王肅引小爾雅並與司農同後鄭據司裘言鵠射人言正遂以皮侯謂有鵠而無正五采之侯謂有正而無鵠其射人注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梓人注云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後鄭謂正外如鵠正內二尺則正方不止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之說不同今細覈之司弓尺射楛質注質正也樹楛以爲射正弓人利射革與質注質木楛也正方二尺二尺之邊當有木榦其中設布畫以五采三采二采不等車攻傳云裘纏質以爲楸楸門槩也在門中央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軹崇三尺一寸有半其任正之與楸相去一尺一寸有半其廣亦然門楸高二尺又有裘以纏之其高僅二尺餘田車之輪乃可過也若謂正大如鵠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

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則高於田車之軹礙於任正豈能通行據彼傳云以質為楸正為二尺是其古制儒家皆不能詳言之矣又賈逵注周禮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鵠賈謂正鵠俱在一侯與鄭司農同而云四尺曰正正大於鵠與古說乖戾射人注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此說失之是也鄭賈並治毛詩而其說不同**展我甥兮**疏傳外孫曰甥箋展誠也姊妹若此以上皆陳奐說

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孔疏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案序云人以為齊侯之子詩人特述齊人公言以為據信所以釋時俗刺譏之疑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

疏傳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案泉水侯人傳變好貌莊公身為國君年已踰冠

威儀既美技藝又精故傳於好上加壯字以足其義清揚婉兮與野有蔓草同皆壯其容儀之美非必以清揚總承上文也

舞則選兮

注韓選作纂言其舞則應雅樂也射則貫兮

疏傳選齊貫

中也箋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韓選作纂者文選日出東南隅行注傳毅舞賦注引韓詩曰舞則纂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者引薛君章句文舞賦注陳喬樞云選之與纂以聲近通段柏舟詩不可選也後漢朱穆傳注引絕交論作纂字亦以聲

近通段選之或爲纂猶饌之或爲纂誤之或爲纂也馬瑞辰云詩三章俱言射事則舞亦射時之舞論語馬注射有五善五曰興武武與舞同又大射儀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射時有舞之證皇侃論語疏釋興武云射容與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卽興舞耳薛君言其舞應雅樂卽記所云其節比於樂也

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注韓反作變云變易也

疏傳四矢乘矢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

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案如箋所云是保氏五射所謂參連者也賈疏釋參連云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列子仲尼篇云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謂四矢皆能復其故處也韓訓變爲易者言每射四矢皆易其處此保氏五射所謂并儀者賈疏釋并儀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是也淮南子云越人學遠射參矢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然則并儀之法每射四矢各易其儀不守其故處與參連之四矢皆復其故處者正相反要皆五射之事也禦大射注及鄉射疏引詩作御御止也言莊公善射可以止亂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六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魏葛屨第七疏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魏天宿牽牛御覽二十

地平夷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又曰魏國亦姬姓也
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真諸河之側陳奐云魏在
商為芮國地與虞爭田質成於文王至武王克商封姬姓之國
改號曰魏春秋魯閔公二年周惠王之十七年也晉獻公滅魏
今山西解州芮城縣是其地

詩國風

葛屨

疏毛序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
而無德以將之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所以見侵削○三

家無異義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疏

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

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說文以下云相糾繚也繚
下云纏也糾下云繩三合也重言之曰糾糾士冠禮屨夏用葛

冬皮屨可也今以葛屨履霜則是儉不中禮故刺其褊
南山詩葛屨五兩據說苑修文篇葛屨親迎禮所用

摻摻女

言三事身正
手可以縫裳注韓詩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韓說曰織織女手

之貌一作攢攢

疏傳摻摻猶織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

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織

織至之貌者文選古詩注引韓詩文古詩織織擢素手本韓詩

語織義訓細言肌理細膩碩人詩手如柔荑卽織織之貌也易

林困之中孚絲苧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紡績善織南國饒

足取之有息易林齊說取義雖別然文作摻摻明齊與毛合一

作攢攢者說文攢好手貌引詩攢攢女手文雖不同義與韓合

陳喬縱云呂記引董氏云石經作攢則說文所引據魯詩之文

也摻織皆攢之段借摻織同音故得通用爾雅繻帛繆釋文繆

本或作織是其證女者未成婦之稱不當令執婦功說文上曰

衣下曰裳衣有尙之者故爲裳今以女手縫之是漏之至無禮

者要之襪之好人服之疏傳要褻也襪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

也要之襪之好人服之疏箋服整也褻也領也在上好人尙可

使整治之謂屬著之○說文襪衣領也與要皆屬衣言箋云在

上是也孔疏以爲裳要非說文服用也縫裳賤者之事而使未

成婦之好人爲之彼要之襪之非皆好人服用之乎乃卽令縫裳失宜甚矣

人服用之乎乃卽令縫裳失宜甚矣

好人提提

注魯提作媢疏

傳提提安諦也○魯提作媢者釋訓媢媢安也郭注好人安詳之容東方

朔七諫西施媢媢而不得見兮王逸注媢媢好貌也詩曰好人媢媢是魯詩作媢媢而訓爲安也傳訓提提爲安諦亦以提爲媢之借字禮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折折安舒貌詩曰好人提提山井鼎考文云折折古本作提提鄭注禮時未見毛傳而訓提提爲安舒與傳義合知齊毛文同陳喬縱云白帖十二及說文繫傳引詩作提提此韓詩之異文漢書敘傳侈侈公主乃女烏孫孟康曰侈音題侈侈惕惕愛也師古曰孟說非也侈侈好貌魏詩葛屨之篇好人提提音義同耳今案釋訓怲怲惕惕愛也郭注詩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怲怲未詳釋文引李巡曰怲怲和適之愛也攷說文怲愛也侈美女也或从氏作媢侈媢字同媢音同得相段借惟美女故悅而愛之師古以孟說爲非過矣氏是古多通用覲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故字之是从氏者如提媢媢低皆得通段安舒之訓卽所謂好貌疑齊詩之說讀提如侈班氏敘傳語亦本齊詩故傳也

宛然左辟注三家作宛如左僻佩其象掄疏

傳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掄所以爲飾箋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宛如左僻者說文僻辟也引此詩蓋出三家宛如卽宛然也僻卽辟也馬瑞辰云僻讀如便辟之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論語師也辟亦謂便辟好習容儀也便與旋疊韻而同義故左傳以便爲旋便辟與旋辟般辟義同釋言般旋也說文般

辟也象舟之旋投壺主人般旋曰辟賓般旋曰辟大射儀賓辟
注辟遠道不敢當盛並與此詩左辟同義般辟爲容則易偏於
一邊故曰左辟象掃義具君子偕老佩猶
飾也象掃本夫人所佩詩蓋以刺其君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注魯維作惟**疏**箋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
也廣韻褊衣急賈誼書反裕爲褊褊小褊陋皆白衣旁推之魯
維作惟者石經魯詩殘碑列女魯秋潔婦傳引此詩二句維竝
作惟與韓同全詩
有維字者皆然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

疏毛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韓詩外
傳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

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
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
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
殊異乎公行又曰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
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
乎其易不可失也嗛乎其廉不可刺也温乎其仁厚之寬大也
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魏源
云據外傳之言蓋歎沮澤之間有賢者隱居在下采蔬自給然

其才德實出乎在位公行公路之上故曰雖在下位而自尊超乎其有以殊於世蓋春秋時晉官皆貴游子弟無材世祿賢者不得用者不必賢也毛詩因次葛屨之下並以爲刺儉乃以所美爲刺所刺爲美試思采莫采蕢豈公卿之行如玉如英非褊嗇之度既極道其美又何言不似貴人氣象乎愚案魏說是也外傳雖多推衍之詞然皆依文順指從無與本詩相反者汾沮洳果爲刺詩韓在當時不容不知何必取而曲暢其說此智者所不爲豈經師而昧此理邪魯齊當同韓義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疏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箋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

爲菜是儉以能勤○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汾陽縣下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汾陽今山西忻州靜樂縣汾陰今蒲州府榮河縣朱右曾云蒲坂爲魏地北接汾陰譜言魏境北涉汾水正義言其境踰汾攻水經注汾水西逕耿鄉城北古耿城在河津縣東南十二里自河津縣西南至榮河縣九十里河津爲耿地則魏境不得踰汾矣班固引詩但稱汾曲之句所謂一曲者汾水入河之處稍折而西南自南望之爲汾曲也陳奐云汾晉水也魏北汾西河汾逕西南以入河則汾曲卽河曲矣魏都蒲坂已爲魏之北境蒲州至榮河縣百二十里汾水尚在縣北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自龍門至華陰皆汾水入河所會流詩舉晉水爲言其實魏無汾也沮洳卽漸洳沮漸雙聲字廣雅釋詁漸洳溼也猶言汾旁之溼地矣孔疏引

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縑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馬瑞辰云本草羊蹄陶隱居注又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為酸摸即酸迷之聲轉省言之曰莫莫又轉蕪釋草須菴蕪郭注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菴蕪即酸摸音轉正此詩莫菜也或疑爾雅不載莫菜誤矣

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疏傳路車也箋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

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軫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軫車之族是也。之子指采菜之賢者言其下位沈淪食貧自給才德內蘊容儀有輝今在上之人富貴滿溢不以君國為心彼美無度之賢者其所為殊不似我公路之大夫也傳訓路為公路乃賓祀所用之車箋誤以軫車之公行搃之孔疏遂亦云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君之行列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馬瑞辰云中車掌王車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分路車戎車為二此詩亦分公路公行為二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不必為一官左宣二年傳服虔注軫車戎車之倅杜預注公行之官也箋以軫車釋公路不若服杜為確左傳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有餘子而無公路此詩有公路而無餘子公行以庶子為之公路較公行為尊當即以餘子為之餘子主公路而不以

公路名猶公行兼主庶子而不以庶子名凡一官兼數事者隨舉一事以名之耳正義謂餘子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非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疏

傳萬人為英公行從公之行也箋采桑親蠶事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馬瑞辰云美無度度讀如尺度之度與美

如玉皆以器物為喻不得謂英獨指人言英當讀如瓊英之英如英猶云如玉變文以協韻耳韓詩美如英四句引見上明韓

毛文同惟韓其皆作己詳見鄭羔裘傳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疏

傳蕒水鳥也公族公屬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疏釋草蕒牛脣郭注引毛詩傳云水蕒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

陸璣疏云今澤蕒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味亦相似郭於蕒牛脣不云即澤蕒而於渝蕒下注云今澤蕒蓋以陸疏為非然神農

本經云澤瀉一名水鳥說文蕒水鳥亦用傳文蘇頌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爾雅牛脣之名以形似耳爾雅一

物數名者多不得因既有渝蕒遂疑蕒非澤瀉也漢志引詩彼汾一曲明齊毛文同韓詩美如玉三句引見上明韓毛文同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疏**毛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
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三家無

異義

園有桃其實之穀**疏**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
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

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釋文穀本作
肴說文肴啖也又賓之初筵箋凡非穀而食之曰穀亦通呂覽

重己篇高注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或疑三家詩多樹字陳
喬縱云樹字衍文也據石經魯詩殘碑下章園有棘無樹字是

其明證初學記園圃部引毛詩亦作園有樹桃知樹字皆衍案
園有桃則食其實以興國有民則得其力至君不能用其民則

國與無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注**韓說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
民等矣

謠**疏**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
以寫我憂矣○言有章曲則可以合樂也有章至曰謠初

學記十五引韓詩章句文玉篇言部同義與毛傳合列女魯寡
陶嬰傳引詩二句明魯毛文同釋樂徒歌謂之謠孔疏引孫炎

曰聲消搖也郭注引詩我歌且謠以實之知用舊注魯詩文陳
喬縱云謠古字作謠說文謠徒歌从言肉聲謠又通作繇廣韻

繇喜也詩曰我歌且繇作繇者齊詩異文漢書李
尋傳人民繇俗繇俗卽謠俗尋用齊詩此其證也**不我知者謂**

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疏

傳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為乎箋士事也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彼人

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如是則眾臣無知我憂所為也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眾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不我知者唐石經本小字本同岳本作不知我者阮校已正其誤今集傳本亦誤也胡承珙云古者卿大夫皆可稱士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注云士卿士也是公士猶言公卿書秦誓疏云士者男子之大號臣通稱之言不知我心懷憂者聞我居位而歌謠反謂我為驕慢今彼人之謀國果是哉子之謂我驕者意何居乎我徒憂而無人知既無人知何不勿思強自解說之詞也蓋與盜同禮檀弓子盜言子之志於公平與盜嘗問焉鄭注皆訓何不釋言曷盜也郭注盜何不刑疏引論語盜各言爾志皆其義王引之曰凡言盜亦者以亦為語助左僖二十四年傳盜亦求之盜求之也吳語王其盜亦鑑於人盜鑑於人也孟子盜亦反其本矣盜反其本也韓詩外傳九引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明韓毛文同其言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及范蠡行遊天地同憂云云則因心之憂矣推衍之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

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

思疏傳棘棗也極中也箋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

事以寫憂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无中正。說

文棘小棗叢生者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湖之間謂之棘蓋古人

專以棘為棗本赤心而外有刺其刺人之草木為棘又旁推後

起之義也聊願也行國去國罔極失其中正之心

石經魯詩殘碑園有棘其實之關明魯毛文同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帖疏毛序孝子之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箋役乎大國者為大國

所徵發。三
家無異義

陟彼帖兮瞻望父兮注魯說曰山多草木帖山無草木崱韓說

曰有木無草曰帖有草無木曰崱疏傳山无草木曰帖箋孝子

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

崱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山多至木崱釋山文郭注云

見詩此魯說與毛異爾雅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崱猶崱

字陳喬樞云郭云見詩疑魯詩配字作咳郭據爾雅舊注而言也說文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岵兮岵山無草木也从山配聲詩曰陟彼屺兮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玉篇山部引韓詩文別爲一義未詳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注魯

父下有兮字無已作毋已上作尙疏傳旃之猶可也父尙義箋

解倦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此稱父戒已之意魯父下有

兮字者宋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於第二父字下注云闕

一字與毛異陳喬樞云石經父下所闕亦必兮字疊上文父兮

而言也毛詩父曰嗟予子五字句魯詩父兮曰嗟予子六字句

下行役夙夜無已亦六字句也下章母見下有兮字當同無作

毋者母已禁戒之詞勉其毋懈倦也下毋寐當同上作尙者毛

詩作上古文魯詩作尙今文儀禮鄉射禮上渥焉注今文上作

尙觀禮尙左注古文尙作上是其證下二章上並當作尙尙庶

幾也傳旃之猶可也言庶幾慎之哉可以歸來無致爲敵所止

也馬瑞辰云左隱七年傳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焉

桓七年傳驂絰而止止皆退敗不能前進之稱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疏傳山有草木曰屺箋此又思母之戒而

登屺山而望之也。列女魯臧孫母傳

引陟彼配兮二句明魯毛文同愚案據爾雅魯當作岐此引作
配後人順毛改之或別本如此易林泰之否陟岵望母役事不
己王政靡盬不得相保此齊詩
合上章詩文用之非有異也
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

慎旃哉猶來無棄

注魯猶作猷

疏傳季少子也無寐无耆寐也
母尚恩也。陳奐云夙早也

天未明而早起故無孰寐言行役不能偃息在牀也
早夜連文成義此言行役太早欲寐不得寐箋謂早無寐夜無寐誤矣魯
猶作猷者釋言猷可也郭注猷來無棄是魯詩上下章猶皆作
猷馬瑞辰云無棄與無死同義說文猷棄也俗語謂死曰大猷
大棄也
大猷猶云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

來無死

疏傳偕俱也兄尚親也。必偕與秦
無衣之與子偕行與子偕作同義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

疏毛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源云
自續序造為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而箋疏水經

注各傳會之箋云一夫止授十畝疏謂田亦樹桑地墜民稠水
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可

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不知俗之
儉嗇由磽瘠多山地之褊小由強鄰侵逼且魏風適彼樂郊民
方離散並無畏寇內入之事苟有如季札所稱以德輔此則明
主者踰山越河大啟疆宇又孰得而限之乎愚案魏說是也今

從馬
說現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疏

傳閑閑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

來還者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
甚○馬瑞辰云井田之法一夫百畝魏雖削小未必僅止十畝
古者田野不得樹桑此詩十畝蓋指公田也孟子云五畝之宅
樹牆下以桑穀梁傳公田為居公羊宣十五年何注還廬舍種
桑荻雜菜民各受公田十畝又廬舍各二畝半環廬舍種桑麻
雜菜凡為田十二畝半詩言十畝者舉成數耳桑者謂采桑者
閑閑據釋文乃亦作本原作間猶言寬間也文選宋玉登徒
子好色賦注引毛詩亦作間間知出後人妄改閑閑詩人言他
國田蠶之樂而羨其得所相約偕行王引之云漢書楊雄傳顏
注行且也文選李注行猶且也此詩行與子還行與子逝猶言
還且與子歸且與子往也子謂同去之人說文
復也廣雅釋詁還歸也親見樂國故言復歸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注三家泄作詵一作咍行與子逝兮

詩三家遺集疏 卷七 魏

疏傳泄泄多人之貌箋逝逮也○三家泄作泄一作咄者說文
泄下云多言也引詩又咄下同泄咄皆三家文今毛傳大雅
作無然泄泄多言由於多人故此又釋為多人貌說文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注魯說曰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避素餐在
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
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
包有土德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
琴而鼓之又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齊說曰功德不施於
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家私累萬金此君子所
恥而伐檀所刺也疏毛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
不得進仕爾○伐檀至鼓之御覽五百七
十八引蔡邕琴操文此作詩之緣起其詩至主也司馬相如上
林賦云刺伐檀史記索隱文選李注引張揖注文邕和熹鄧后

謚議云何有伐檀茅茹不拔亦用此文邕揖皆魯詩家也功德
至刺也鹽鐵論國疾篇文桓寬齊詩家也漢書王吉傳吉疏云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
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吉習韓詩任子非前古所有而刺在位
尸祿同諸說皆刺在位尸
祿賢不進用與毛不異

坎坎伐檀兮注魯坎作欲齊作鞿韓說曰斫木聲疏傳坎坎伐

作欲者魯詩石經殘碑文玉篇云坎或作鞿重文埶亦借欲詳

見下所謂賢者退隱伐木也說文引坎坎鼓我作鞿鞿此詩亦

當作鞿鞿伐檀疑齊家異文玉篇土部詩云

坎坎伐檀斫木聲也與毛義同文異蓋韓訓

實之河之干兮注

齊之作諸疏傳實置也干厓也○齊之作諸者禮中庸鄭注示

並作諸漢書地理志引第二章實諸河之側可證也班据齊詩

鄭記注引與班同是其用齊詩之明證愚案伐木實河間以喻

有材無用**河水清且漣漪**注魯漣作瀾漪作兮疏傳風行水成文曰

若俟河水清且漣箋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魯漣作瀾

者釋水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孔疏引

李巡曰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注瀾言渙瀾也漪作兮者隸
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漪作兮漪兮古通用書秦誓斷斷漪大學

引作兮爾雅猗字後人順毛所改从
關从連之字古本通作詳見陳澤陂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注魯穡作嗇韓說曰廛尊也

疏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貍獸名箋是謂在位
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貍

○魯穡作嗇者石經殘碑作嗇馮登府云穡古省作嗇本作嗇
禮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鄭注嗇同穡湯誓舍我穡事史

記作嗇般庚服田力嗇漢成帝詔作嗇無逸知稼穡之艱難漢
石經作嗇漢陳球碑稼三繁阜張壽碑稼嗇滋殖古皆省穡為

嗇三百廛者馬瑞辰云易訟九二其邑人三百戶鄭注下大夫
采地方一成其稅嗇百家故三百戶雜記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也執引者三百人鄭注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疏引訟
卦注為證云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

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畝又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
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又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孔注伯

氏食邑三百家鄭注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詩三百廛正義
引遂人夫一廛田百畝即為三百家亦指下大夫采地之制言

之二章三百億三章三百困變文以協韻吳語寡人其達王於
甬句東夫婦三百亦是三百家有夫有婦然後為家毛傳只言

一夫者言夫以該婦也廛尊也者玉篇廣部引韓詩文皮嘉祐
云說文篋園竹器也玉篇楚人謂折竹卜曰篋離騷王逸注楚

云說文篋園竹器也玉篇楚人謂折竹卜曰篋離騷王逸注楚

人名結草折竹曰筭別一義也案廛爲民居民居多是結草折竹成之筭亦結草折竹故廛可通筭箋冬獵曰狩宵田曰獵析言也渾言狩獵不別爾謂素餐之人釋獸獬豸子豸箋豸子曰豸釋文依字作獬是也易林乾之震懸豸素餐居非其安失輿剝廬休坐徒居頤之益同又謙之坎懸豸素餐食非其任失望遠民實勞我心皆斥在位貪鄙而引此詩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注韓說曰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

曰素餐魯說曰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疏傳

空也箋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素者質至素餐文選潘岳關中詩注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曹植七啟注求自試表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外傳二商容固辭三公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請死兩引詩文皆推衍之詞素者空至素餐論衡量知篇文楚詞九辨王注謂居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孟子章句十三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說苑修文篇天地四方者男女之所有事也必先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也詩曰不素餐兮此之謂也潛夫論三式篇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以無功而得祿者也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位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魏志注引
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
無尸素之刺陳喬縱云華歆傳注引世語曰隗禧字子牙京兆
文有如曹植語合是豢亦君韓詩也王充王逸趙岐劉向王符皆
魯詩家也曹植魚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注齊之作諸河水清且直猗疏
輻傳

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蒙上章伐檀以爲輻也考工記
輪人三十輻共一轂鄭注今世輻以檀齊之作諸者漢書地理

志詩曰寘諸河之側詳上釋水直波爲徑
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疏
傳萬萬曰億獸三歲

百億禾秉之數○楚茨傳露積曰庾禾三百億者露積之數也
方言物無耦曰特呂覽務本篇高注引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疏
春秋繁

法篇詩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食疏
誤餐兮先其事後其

食謂治身也明齊毛文同石經魯詩殘碑有此二句明魯毛文
同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注魯坎作欲魯說

曰欲欲聲也韓說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疏傳檀可以為輪

成文轉如輪也○坎作欲者石經魯詩殘碑作欲欲與首章同

據此知二章無異字欲欲聲也者廣雅釋訓文知此詩魯說也

陳喬縱云聲謂伐檀之聲廣雅兼采三家此魯訓也說文坎陷

也玉篇坎同埒作欲者段借字易釋文坎本作埒劉本作欲說

文漘水厓也詩曰寘河之漘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也者釋文

引韓詩文選雪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作從流而風曰淪

從流即順流也釋水小波為淪順流而有微風故其波小也釋

名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說與韓雅相成傳小風水成文

轉如輪也案言水轉如輪則非小風矣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鶉兮疏傳圓者為困鶉鳥也○說文困下云廩之

下云篇也篇下云判竹圓以盛穀也三百困謂之困方謂之京笔

百笔也今俗作困鶉字當作雜詳具鶉之奔奔彼君子兮不

素飧兮注韓說曰不素飧兮无功而食祿謂之素飧人但有質

朴無治民之材居位食祿多得君之加賜名曰素飧素者質也

言三家事集正 卷一
飧者君之加賜小人蒙君加賜温飽故言飧之也魯齊飧作滄

疏傳熟食曰飧箋飧讀如魚飧之飧○不素至之也玉篇食部引韓詩文魯飧作滄者列女齊田稷母傳引詩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此魯說也齊飧作滄者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飧小人不空食此亦申不素滄之義齊說也說文飧下云舖也从夕食舖下云申時食也滄下云餐或从水桂馥謂餐當爲飧之誤滄本飧之或字是也玉篇滄水和飯也集韻水沃飯曰飧釋名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禮玉藻疏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蓋夕食澆水取其易於下咽今人尙爾卽魚飧亦是置魚飯中似水澆飯故受飧名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注**魯說曰履畝稅而碩鼠作齊說曰周之末塗德惠塞而

者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

稅碩鼠之詩是也

疏

毛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履畝

至鼠作潛夫論班祿篇文魯說也周之至是也鹽鐵論取下篇文齊說也毛序以爲刺重斂不若二家義尤明瑋韓詩當同

碩鼠碩鼠注齊說曰碩鼠四足飛不上屋疏箋碩大也大鼠大

碩鼠至上屋易林萃之乾文困之需同釋獸鼠屬有鼯鼠舍人

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被五技之鼠也說文鼯鼠五技能飛

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

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今據易林語是齊詩說亦以碩鼠為五

技之鼠與魯詩同義陳喬樞云藝文類聚九十五引樊光云詩

碩鼠即爾雅鼯鼠也是碩與鼯古字通易釋文云晉如鼯鼠子

夏傳作碩鼠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注鼯鼠喻貪謂四也

體離故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

也緣不及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人外震在

下也五技皆劣四爻當之故云晉如鼯鼠也鼯鼠喻貪之義足

與此詩無食我黍注魯無作毋疏箋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

相證明殘碑如此陳喬樞云呂覽舉難篇引仍作無三歲貫女莫我肯

後人依毛改之也推之二三章作毋當同三歲貫女莫我肯

顧注魯貫作宦疏傳貫事也箋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

或於是徙○魯貫作宦者石經殘碑如此說文宦仕也越語與

范蠡入宦於吳注宦為臣隸也推之二三章作宦當同韓女當

作汝以下文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注韓女

作汝適彼樂土重句不作樂土樂土

疏箋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

德之國爰曰也○白虎通諫爭篇引逝將去女二句明魯與毛同韓女作汝適彼樂土重句者外傳二接輿辭楚相伊尹去桀就湯二事兩引逝將去女四句女作汝適彼樂土重一句與毛異盧文昭云外傳一仍作樂土樂土與毛同非後適彼樂土亦重上句蓋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以毛詩改之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注**韓女作汝適彼樂國重句

疏傳直得其直道箋莫

我肯德不肯施德於我直猶正也○韓女作汝適彼樂國重句者外傳二田饒適燕引詩四句女作汝適彼樂國重一句與毛異推之三章當同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疏傳苗嘉穀也箋不肯勞來我逝

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疏傳號呼也箋郭外曰郊之往也永歌也樂

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案石經魯詩殘碑樂郊下仍接樂郊知魯毛文同與韓重句者異呂覽舉難

篇甯戚干齊桓公歌碩鼠高注全引詩首章三章與毛同是也
冊仍作無宦仍作賈後人妄改勞誤作逃說苑雜事五田饒去魯之燕節士篇介之
推去晉入山引詩與韓同大誤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詩二家集義疏卷七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唐蟋蟀第八

疏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唐天宿奎婁御覽二十

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故其民儉而好畜寰宇記外

急而內仁五字從懷此唐堯之所處漢書地理志太原郡

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又曰河東土地平易有

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

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

葛生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

注

齊說曰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孔子曰大儉極下此蟋

蟀所為作也魯說曰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

疏

毛序刺晉僖公

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

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箋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君子至作也鹽

鐵論通有篇文齊說也獨儉至謂何張衡西京賦文魯說也薛

綜注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為節愛不念唐詩所刺耶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注齊說曰蟋蟀在堂流火西也韓詩曰蟋

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疏傳蟋蟀蝥也九月在堂聿遂也。孔疏引李巡曰蝥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注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

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蝥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案趨織即促織以蟋蟀為促織誤自北人文俗靡

然不可復正其實促織乃絡緯也鳴聲如織故云促織鳴嫵婦驚若蟋蟀之鳴略無似織處嫵婦何驚之有孔疏又云禮運醴

餞在戶粢醜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

與戶相近九月可知言歲聿其莫過此月後歲遂將莫采薇云歲亦暮止下章云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明暮止亦十月也蟋蟀

至西也說郭引詩汜麻樞文七月流火流火既西故蟋蟀在堂也蟋蟀至其莫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注引韓詩文明韓毛文同

聿辭也者文選江賦注引薛君章句文莫晚至晚也張景陽詠史詩注沈休文鍾山詩注學省愁臥詩注陸士衡長歌行注江

文通雜體詩注任昉王文憲集序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薛君章句文以歲聿其莫為君之年歲已晚義與毛異魏源云

蟋蟀山樞之詩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則季札所美必此數篇而非晉昭曲沃之事明矣毛詩以為刺僖公昭公不過

因史記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年可紀而年表起靖僖以來故唐風卽始於僖侯釁侯觀韓詩章句以歲聿其莫喻君年歲已晚而僖侯止十八年非必卽韓詩所指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疏傳除去己甚康樂職主也箋我我僖公也蚤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又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注**魯說曰瞿瞿休休儉也**疏**傳荒大也瞿

也箋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瞿瞿至儉也釋訓文魯說也孔疏引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說文朋左右視也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是許讀瞿瞿卽朋也說文以瞿瞿為儉者心存乎儉左右顧視惟恐其行事之有一未合於禮節是以為良士之儉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疏**傳邁行也○石經

句缺邁字明魯毛文同漢地理志引蟋蟀之篇有今我不樂二句明齊毛文同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

樂無荒良士蹶蹶**注**魯說曰蹶蹶敏也**疏**傳外禮樂之外蹶蹶動而敏於事箋外謂

言三家事負政卷八
國外至四境。釋詁蹶動也。曲禮足毋蹶。鄭注行遽貌。故蹶蹶訓為敏也。蹶蹶敏也者。釋訓文魯說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愒注韓詩曰今我不樂

日月其陶陶除也疏傳愒過也。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今我至除也。玉篇阜部引韓詩

文引經明韓毛文同。皮嘉祐云愒陶音義並通。苑柳詩上帝甚踏韓詩作上帝甚愒。玉篇引作上帝甚陶。即其證。廣雅釋詁陶

除也。即用韓義。毛訓愒為過。無已大康職思其憂疏傳憂可憂韓訓陶為除。除過義亦通。

謂鄰國侵伐之憂。三國志曹植疏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言職思其憂。此其義也。曹習韓詩

韓義以負重責深為憂。更為切。至列女密康公好樂無荒。良士

母傳引詩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明魯毛文同。好樂無荒。良士

休休疏傳休休樂道之心。魯說以休休為顧禮節之儉者。外雖樸謹。中自寬裕也。列女楚子發母傳詩云好樂無荒

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不失和亦即寬裕意。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疏毛序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婦政荒。民散。將

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史記晉世家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以此推之三家與毛異義下引張賦薛注是魯說明作僖公

山有樞隰有榆**注**魯樞作菑**疏**傳興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自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

○魯樞作菑者石經殘碑作菑釋木菑莖郭璞曰今之刺榆詩曰山有菑陳喬樞云郭引詩語今本爾雅注文脫此據御覽引補愚案據詩釋文毛詩雖亦樞菑兩作然證以石經魯詩作菑則所引舊注魯詩文也邢疏樞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為茹美滑如白榆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江東有刺榆無大榆是樞即刺榆榆即大榆白榆謂之枌樞枌皆榆之種類耳**子有衣**

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注**魯韓婁作搜**疏**傳婁亦曳也○孔疏

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馳驅俱乘車之事則曳婁俱著衣之事魯婁作搜者釋詁搜聚也此據魯詩說文搜曳聚也正釋此

詩搜字陳喬樞云左僖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鵠冠聚字與此同義韓婁作搜者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搜搜亦曳也陳喬

樞云此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玉篇又云本亦作婁今韓詩外傳宓子賤巫馬期治單父引子有衣裳四句作婁係推衍之詞

即顧氏所云亦作本蓋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注**魯齊愉作媮**疏**

詩三家義集流

唐

三

扈考者攷之段借說文攷敏也敏擊也愚案廷與庭通庭內猶言堂室也漢書鼂錯傳今人家有一堂二內內之爲言室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

其死矣他人入室注魯何作胡疏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引也○魯何作胡者石經

殘碑酒食至喜樂餘缺何作胡陳喬樞云何胡古通用字詩胡能有定傳云胡何也又胡臭亶時胡思畏忌箋並云胡之言何也書太甲疏云胡之

與何方言之異耳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注齊說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戲遊皋沃得

君所願心志娛樂疏毛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將叛而歸沃焉箋封沃者

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揚水至娛樂易林否之師文豫之小過震之屯同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者石在水中

漂疾之水濯磨此石有如鑿然使石絜白鑿之不已故曰鑿鑿衣素表朱者即素衣朱褱王念孫云褱之爲言表也呂覽忠廉

篇臣請爲褱高注褱表也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爲表班固幽通賦張修褱而內逼曹注與高同易林訓褱爲表與毛義台蓋本

三家詩陳喬樞云易林用齊詩則訓襮為表即本齊詩故傳也
戲遊皋沃者王念孫云即詩從子于沃從子於鵠也鵠與皋古
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皋颺公羊作浩油爾雅皋皋瑁瑁樊光
本皋皋作浩浩是其證馬瑞辰云皋之通鵠猶周禮皋舞當為
告舞皋者澤也毛傳皋沃豫之大過又作皋澤是知沃亦澤
也澤也皋也沃也析言則異散言則通左襄二十五年傳鳩鷖
澤牧隰皋井衍沃沃此析言也鶴鳴傳訓皋為澤易林皋沃一作
皋澤曲沃本取沃澤之義故詩別稱皋沃以協韻三家詩從本
字作皋毛段借作鵠傳云鵠曲沃邑者正謂鵠即曲沃非謂曲
沃之旁別有邑名鵠也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
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為左邑縣詩所謂從子於
鵠者也以鵠與曲沃為一正與傳合正義謂曲沃旁更有別名
鵠失傳惜矣得君所願心志娛樂者國人所願皆在得君故娛
樂也齊詩襮作宵隄此仍作襮者魯齊詩皆有作襮之本又有
作縮作宵之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注

魯揚作楊疏 傳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箋激

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彊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

○魯揚作楊者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作楊陳喬樞云御覽八

百十五八百十六引詩亦作楊之水蓋三家今文皆為楊惟毛

詩古文作揚愚案詩字當為揚段借作楊說詳王揚之水陳奐

云白石喻桓叔白石之鑿鑿由於水之激揚桓叔之盛強實由於昭公之不能修道正國解者以揚水喻桓叔非也素衣

朱褌注魯作褌亦作綃齊作褌亦作宵**疏**傳褌領也諸侯繡褌丹朱中衣箋繡當為

綃綃繡丹朱中衣以綃繡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

從桓叔○孔疏郊特牲云繡繡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

服茲為僭禮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衣祭服之裏衣也魯作

褌亦作綃者士昏禮注詩云素衣朱褌爾雅云繡領謂之褌周

禮曰白與黑謂之繡刺繡以為領若今偃領矣郊特牲注詩云

素衣朱褌褌領也鄭注禮用魯義與毛同此魯作褌也郊特

牲繡繡注繡讀為綃綃繪名也詩曰素衣朱綃士昏禮宵衣注

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此魯亦作綃也正

義箋從魯義讀繡為綃以繡與繡共作中衣之領考工記云白

與黑謂之繡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

得別為繡稱繡繡不得同處知非繡字故破繡為綃綃是繡綺

別名於此綃上刺為繡文故謂之綃繡也綃上刺繡以為衣領

然後名之為褌故爾雅繡領謂之褌褌為領之別名此鄭說也

又云下章傳曰繡繡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綃傳意繡得為

繡者績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

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繡者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為繡

非訓繡為繡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繡文以襪領是取毛繡繡

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齊作褌亦作宵者據

易林文此齊作襪也。特牲饋食禮鄭注詩有素衣朱宵，此齊亦作宵也。陳喬縱云：儀禮宵衣，鄭以為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為宵。記有玄宵衣，正義此字據形聲為綃，從糸肖聲。但詩及禮記皆作宵字，故鄭引詩及禮記為證。士昏禮注：破宵為綃，是據魯詩。素衣朱綃，之文齊段宵為綃毛，又段繡為綃也。

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疏**沃傳

曲沃也。箋：君子謂桓叔。○子謂同謀之人于往也。案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封桓叔於曲沃。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此國人欲從桓叔之事也。

曲沃今山西絳州聞喜縣東左邑城。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注**齊鵠作皋**疏**傳皓皓潔白也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注**魯何作胡**疏**傳言

繡黼也。鵠，曲沃邑也。○齊鵠作皋者，義見上。無憂也。○魯何作胡者，石經殘碑如此。此足證上下章及全經何皆作胡。

揚之水白石粼粼**疏**傳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注**魯作國

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疏**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不敢以告人而去者。

畏昭公謂已動民心。○國有至躬身，荀子臣道篇引詩文段玉裁云：此所云即是詩之異文。前二章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恐

漢初相傳有脫誤也愚案荀子傳詩於浮丘伯為魯詩之祖蓋魯詩如此大命謂昭公有征討曲沃之命不可告人懼以漏師獲咎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疏毛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三家無異義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疏傳興也椒聊椒也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椀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

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眾多將日以盛也○阮元云也上脫椀字箋椀字即承傳言之是也釋木椒檝醜菜又云

也郭注椒之房裏名為菜也菜椀通用字料聊亦以聲近通借也釋文以為語助非也應劭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

也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應用魯詩明魯毛文同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李注並引詩曰蔓延盈升美其

繁興也蕃衍蔓延聲同字變蓋出三家美其繁興四字疑亦詩傳中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疏傳朋比也箋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佼貌佼好也大謂德美

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案詩以椒聊二句興此二句止是美其繁衍盛大庶意相比附碩大無朋依傳義惟言碩大無比

似未指其貌與德也**椒聊且遠條且**疏傳條長也箋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案廣雅釋言

條枝也汝墳傳枝曰條詩人言此椒聊之香氣日盛惜其尚在

遠枝耳視其遂有晉國也楚詞九歎懷椒聊之葭葭兮王逸注

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明魯毛文同陳奐云逸以

椒為香草說文椒亦入草部蓋草木散文得通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疏傳兩手曰匊篤厚也言聲之遠聞也

○案言其盛大且根柢厚也說苑立節篇論士欲立義行道引詩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而推衍之明魯毛文同**椒聊且**

遠條且箋言馨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疏毛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箋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三家無異義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疏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

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

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案史記參三

星直者爲衡石參辰三月不相比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伏則參見始嫁娶之候也鄭以參見嫁娶爲得時非詩正義故易之孝經援神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左昭十七年傳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小星箋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惟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而每章連舉兩月也馬瑞辰云今夕卽失時之夕孔疏謂今夕卽此三星在天之夕非傳旨如馬說首句與次句虛構一在天之參星而不言爲何事語不成義古人亦無此文法故知箋之易傳非得已也

今夕

何夕見此良人

疏

傳良人美室也箋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孔疏下

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胡承珙云漢興因秦稱號適稱皇后妾稱夫人美人良人見漢書外戚傳良人當卽因詩而有此稱可見毛公以前經師已有訓此良人爲美室者矣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疏

傳子

兮者嗟茲也箋子兮子兮者斥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王引之云嗟茲卽嗟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嗟憂聲也秦策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嗟嗟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嗟嗟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嗟嗟天王

附命下士皆歎詞也或作嗟子楚策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嗞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嗞乎嗟嗞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茲鄭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傳隅東南隅也箕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今夕何夕見**

此邂逅注**韓逅作覲曰邂逅不固之貌**疏傳邂逅解說之貌○釋文邂逅本亦作解覲

本又作逅邂逅覲解說也似陸所見毛詩本作邂逅與今本不合迺作覲曰邂逅不固之貌者釋文引韓詩文胡承珙云邂逅會合之意淮南倣真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凡君臣朋友男女之會合皆可言之魏志崔李珪傳注大故之意傳云解說之貌即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閻后紀安帝幸章陵崩於葉后與兄弟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遽會與韓詩不固義近總之解覲大旨是狀與己會合者之神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疏王逸楚詞九歌注綢繆束也**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詩曰綢繆束楚明魯與毛同

見此粲者

疏傳參星正月申直戶也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

貴者亦婚
姻失時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杜

疏毛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三家無異義

有杜之杜其葉湑湑

疏傳興也杜特兒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杜赤棠釋木文詳甘棠詩馬

瑞辰云湑湑菁菁皆言葉盛杜雖孤特猶有葉以為蔭芘以杜之特喻君以葉之茂喻宗族興今之獨行無親為杖杜不若也愚案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是湑湑與下菁菁同為茂盛貌傳釋菁菁為葉盛以湑湑為枝葉不相比次未免歧異鄭又釋菁菁為希少之貌以曲附傳義愈非詩指不如馬說妥順馬又云之猶者也有杜之杜猶云有杜者杜與有類者并有苑者柳有卷者阿句法正同小雅有棧之車與有苑者狐相對成文之猶者也之諸一聲之轉士昏禮注諸之也左僖九年傳以是藐諸孤即藐者孤也釋魚龜前弁諸句果後弁諸句獵猶上云俯者靈仰者謝也是諸亦者也諸之古同訓諸訓者則之亦得訓者矣淮南說林訓高注杖讀詩有杖之杜之杖高用魯詩明魯毛文同

獨行踽踽
注魯韓說曰踽踽

行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疏傳踳踳無所親也箋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

國中踳踳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說

文踳踳疏行兒詩曰獨行踳踳疏行猶獨行也踳踳行也者廣

雅釋詁文張揖用魯韓詩所引魯韓說也陳奐云父為考父之

考為王父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

是祖曾高皆父也今以旁殺言之曰昆弟我之同於父者也曰

從父昆弟我之同父於祖者也曰從祖昆弟我之同父於曾祖

者也曰族昆弟我之同父於高祖者也皆可 **嗟行之人胡不比**

謂之我同父言他人不如我同父之親也 **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疏傳攸助也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

為政令又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

攸而助之○孔疏攸古字欲使相推以次弟助之耳非訓攸為

助也愚案桓叔既封而叛宗族相繼崩離昭公以宗族為皆不

可恃異姓卿大夫必從而和之勸其疏棄宗族然昭公但當修

其政令以圖自強無怨及宗族之理故望君所與行之人

以道輔其君仍篤親親之誼庶不為踳踳賈之入耳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賈注魯賈作莞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疏傳菁菁葉盛也賈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箋菁菁希

少之貌○釋文賈本亦作莞又作莞馬瑞辰云走部趨

獨行也從走勻聲讀若煒又呂部煒目驚視也從目袁聲今省作煒則煒煒皆趨之段借煒又作僂方言僂獨也郭注古煒字是也煒即煒之或體說文煒回疾也從凡從營消聲段注回轉之疾也引申為煒獨取裴回無所依之意魯作煒者王逸楚詞九思注詩云獨行煒煒劉向楚詞九歎獨煒煒而南行張衡思元賦何孤行之煒煒兮三人習魯詩皆作煒煒是其證程瑤田宗法小記云孫以祖之字為姓故同祖昆弟謂之同姓是故自曾祖與族曾祖等而下之旁及族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高祖之宗也自祖父與從祖祖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祖昆弟皆與我同姓於曾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曾祖之宗也自父與世父叔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父昆弟皆與我同姓於祖父者也其宗子所謂繼祖之宗也案此即同姓為同祖之義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疏毛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箋恤憂也○三家無異義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注魯說曰居居究究惡也又曰居居不

狎習之惡疏傳祛祛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

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王逸楚詞哀時命注祛袖也詩云羔裘豹祛易林蹇之家
人亦引此句明魯齊毛文同居居究究惡也者釋訓文居居不
狎習之惡也者孔疏引李巡注文此魯說言雖遇故舊之人妄
自尊大略無親愛與毛傳不親比義同胡承珙云說文處居字
作尻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義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
與倨通說文倨訓不遜倨傲無禮故爲惡也漢書郅都傳
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爲倨言自我在位之人皆如此豈無
他人維子之故疏箋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
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

注魯說曰究究窮極人之惡

疏傳褻猶祛也究

究猶居居也○究究窮極人之惡也者孔疏引孫炎注文亦魯
詩舊說也與人不合疾之已甚極與孟子極之於其所往義同
劉向九懷涕究究兮王逸注究究不止貌也又自窮極義推之
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疏箋我不去而歸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鴉羽

疏毛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
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

哀侯小子侯。三家無異義。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

疏傳興也肅肅鴉羽聲也集止苞種栩

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鴉之樹止然種者根相迫

迨相致也○陸疏云鴉連蹄性不樹止釋文鴉似雁而大無後

趾馬瑞辰云鴉蓋雁之類雁亦不樹止也曾曰驗之無後趾信

然即陸所云連蹄也苞種釋言文孫炎曰栩叢生曰苞釋木栩

杼嘉祐本草引孫炎曰栩一名杼郭注杵樹蓋舊注魯詩之文

陸疏云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栩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

為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說文栩下云柔也其

實阜一曰樣從木羽聲柔下云栩也從木子聲讀若杼樣下云

相實也從木兼聲即今之椽字**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注**齊說曰王

事靡盬秋無所收**疏**傳盬不攻緻也怙恃也箋蓺樹也我迫於

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王事者左傳隱五年王命虢

公伐曲沃桓八年王命虢仲立晉侯緡九年虢仲芮伯荀侯賈

伯伐曲沃皆王事也四杜王事靡盬傳盬不堅固也不堅固即

不攻緻意盡力王事致曠田功恐無以養父母王事至所收易

林訟之復文此齊義也與毛詩合鹽鐵論執務篇引王事靡盬

三句明齊毛文並同言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又因

詩三家義集流卷八唐

兵役而推言之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箋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馬瑞辰云三蒼所處也廣雅處止也所為處即為止曷其有所猶言曷其有止與下二章曷其有極曷其有常同義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見富人處師氏失言而慚負薪先歸以告孔子孔子援琴而彈詩之首章曰予道不行邪使女願者此推衍之義韓詩蒼作倉詳王黍離外傳作蒼誤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

天曷其有極箋極已也

肅肅鴉行傳行翮也○馬瑞辰云行之訓翮經傳無徵鴉行猶雁行也說文手相次也從匕十鴉從此蓋鴉之

飛比次有行列故字從畢會意訓行列為是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

何嘗韓詩外傳三引詩父母何嘗明韓毛文同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鴉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毛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陳

奐云禮爲人臣者無外交雖容或有周使適晉晉大夫不得與天子之使交通且命出自天子又不得私相干請使必吏之誤天子之吏謂三公也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稱士士不得上通天子故屬於天子之吏若成二年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杜注委屬也三吏三公也此其義證矣武公并晉以寶器賂僖王必有大夫至周其大夫亦但能屬乎天子之吏爲君請命僖王得賂遂以武公爲晉侯是請命在周不在晉由轉寫者吏誤作使遂多謬說此詩卽其大夫所作故爲美而不爲刺愚案陳說是三家無異義

豈曰無衣七兮

疏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我豈無是七

命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大行人諸侯之禮冕服七章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

兮

疏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箋武公初并晉國心未

子之吏言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大行人冕服入章此言不如子之衣者非敢較量章數但謂子之衣由王所賜今未得王新命有衣與無衣同故謂不如其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疏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燠

言三象身象
暖也箋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陳奂云天子之卿即侯伯也天子之卿六命出封侯伯加一等則七命晉爲侯伯之國實七命其在王朝則亦就六命之數詩人以七六分章實一意愚案陳說是也侯伯就封之後亦入王朝爲卿士如衛武公鄭莊公父子皆是故可言七亦可言六非謙也煥當從釋文作奧釋言奧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衣之杜

疏毛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三家無異義

有衣之杜生於道左

疏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

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

然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注**魯噬作遜說曰遜逮也韓作逝說曰

逝及也

疏傳噬逮也箋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

求之○魯噬作遜逮逮也者釋言遏遜逮也東齊曰遏北燕曰遜皆相及逮陳喬樞云毛作噬此作遜蓋據魯詩文郝懿行云方言蝮噬逮也蝮噬遏遜並字之段音遏通作曷遜通作逝韓作逝逝及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毛於邶詩逝不古處

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為
逮訓逮為及義皆展轉相通此詩噬即逝之借字
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疏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
歡以待之○胡承珙云爾雅曷盍也郭注盍何不

蘇氏詩傳云苟誠好之何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我乎是己以
曷為盍矣蓋緩言之曰曷不如曷不肅雍是也急言之則曰盍

亦曰曷聲近義通故爾雅曰曷盍也愚案箋意好賢在能用不
專在飲食故以曷為何然武公蓋並好賢之虛文亦所弗講不

舉而又不能養詩人以特生之杜
為興則釋曷為盍尤與詩意相合

有杖之杜生於道周注韓詩云周右也疏傳周曲也○周右也
者詩攷引釋文載韓

詩文呂記引釋文云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蓋誤道周與
上章道左對文故韓訓周為右非周直作右也馬瑞辰云右周

古音同部周即右之借字右通作周猶詩既伯既禱禱通作禱
也又禱從禱聲皆與周通也毛訓周為曲據兼葭詩道阻且右

箋右者言其迂回即屈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則傳訓曲亦與右義相近

飲食之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 卷八 唐 三

葛生疏毛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孔疏其妻

獨處於室故陳妻怨之詞以刺君也三家無異義

葛生蒙楚薺蔓于野疏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薺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陸疏薺似栝樓葉

盛而細子正黑如燕奠不可食馬瑞辰云爾雅薺兔薺郭注未詳說文薺白薺也或作薺本草白薺一名兔核兔核與兔薺同

是薺卽爾雅之薺疏箋子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雅之薺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疏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馬瑞辰

云少儀有亡而無疾鄭注亡去也史記晉世家明因亦亡去亡卽去也公羊傳季子使而亡焉說苑至公篇作季子時使行不

在是亡卽不在亡此猶云去此又如俗云不在此耳胡承珙云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黃山云誰與讀

如皇矣此維與宅之與卽子也皇矣因子懷明德子訓爲我特變文以別之此詩上有予美亡此正同一例夫因攻戰棄亡不

返則與婦以獨處獨息獨旦者皆君也不欲斥言君第曰誰與而怨君刺君自見矣蓋與白華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辭意略同愚案黃說較合

葛生蒙棘薺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疏傳域營域也息止也○馬瑞辰云葛

蕨延於松柏則得其所猶婦人隨夫榮貴今詩言蒙楚蒙棘蔓
野蔓域蓋以喻婦人失所隨夫卑賤至於子美亡此則求貧賤
相依而不
可得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疏**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
席鞫而藏之箋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

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陳奐云夫從征役既
缺時祭婦人斂藏枕衾乃特假夫在齊物以起興**子美亡此誰**

與獨旦**疏**箋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陳奐云旦讀如昧旦之旦祭昧旦而興質明而行事

夫不在故自
傷其獨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疏**傳言長也箋思者於晝
夜之長時尤甚故極之

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漢書地
理志葛生之篇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班引齊詩明齊毛文同

後漢蔡邕傳邕作釋誨云百歲之久歸
于其居邕用魯詩後久音近疑魯異文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疏**傳室猶居也
箋室猶冢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

疏毛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三家無異義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疏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

喻無徵也箋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眾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馬瑞辰云詩言隰有苓是苓宜隰不宜山之證埤雅言葑生於圃何氏楷言苦生於田是三者皆非首陽山所宜有而詩言采於首陽者蓋設為不可信之言以證讒言之不可聽即下所謂人之譌言也首陽者舊說在河東蒲阪或謂首陽即雷首在今山西蒲州府北臨海金鶚求古錄云曾子制言篇夷齊居河濟之間莊子讓王篇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阪之北雷首陽枕大河不得言北也况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阪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阪者非也唐國即晉國晉始封在晉陽即夏禹都至穆侯遷于翼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即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為堯所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又在蒲阪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間意二子先居河濟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間是夷齊去周尚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間也又云武王已平殷

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於首陽山也故曾子言居河濟之間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首陽明自河濟間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愚案夷齊餓死之首陽諸書皆言在洛陽東北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其相距數十里之鞏縣當濟水入河然與晉都無涉詩人所詠卽日興懷自以平陽爲合無妨平陽自有首陽不必果爲夷齊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注

所隱也巔俗顛字

韓詩曰苟且也疏傳苟誠也箋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

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段玉裁云傳以苟爲果之雙聲苟且也者眾經音義二引韓詩文馬瑞辰云說文苟艸也訓誠訓且訓假皆雙聲假借苟假雙聲苟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苟爲姑之段借此詩苟字當從韓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陳奐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作僞言與釋文或作本同河水正月民之訛言箋訛僞也說文作僞言無訛字古爲僞譌三字同毛詩本作爲讀作僞也譌言卽讒言所謂小行無徵之言也苟亦無信誠無信也亦爲語助無然無是也皇矣無然傳**人之爲言胡得焉疏**箋人以此釋爲無是無是者無一是者也

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孔疏君但能如此不受僞言則人之僞言者復何所得焉

言三家義集疏卷八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傳苦苦菜也。孔疏茶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董

茶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爲言胡得焉

傳無與勿用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

疏。傳葑菜名也。○詳邶谷風

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終